夾竹桃

江流著



馬德增書店出版

江流著

夾竹桃

（長篇小說）

馬德增書店出版

夾竹桃

一

天棚，魚缸，石榴樹！這所院子證實了研究北京人的生活風景的各種文獻。也即是說，這所院子典型地代表着北京城的全部院落。

到了丁香花開的季節，邵太太——二房東的太太——便會習慣地由臥室的角落，或竟是床底下，把各種花盆和魚缸，搬出院裏。她將上面蓋着厚厚的一層塵灰，和蜘蛛網，打掃乾淨，用一疊磚塊，把魚缸高高的架起來。周圍傍以各種花盆：石榴，夾竹桃，麥冬草，洋繡球，海棠，茉莉，杜鵑花等。可惜她的魚缸，很少養過金魚，常是種着綠葉肥澤，枝莖濟濟的菖蒲。因為，她有時高興由門口買來放下的一條二條金魚，居留不滿日，最多也不過三五日工夫，便會不知由她自己的女兒，或院裏哪個淘氣的孩子，把牠撈起來。逮及她發現的時候，這可憐的小生物，不是給挾在菖蒲的枝莖間，離水半尺高，則是被扔在魚缸下，翻過可愛的金黃色的小圓肚，在晒着太陽了。

「沒辦法的孩子呀！」

她瞧着已晒成魚乾的金魚，惋惜的說。

到了夏日，人們脫下袷袍，換上竹布大褂的時候，於是，這些花盆裏的小草樹，也就綠葉披離，夾竹桃也開起紅與白的楚楚宜人的花朵來了。

此時，二房東邵成全，也就會由街上叫來天棚鋪裏的人，在後院，簡單地搭起一個遮蔽炎陽的天棚。

然而，更有一個遺憾事，即，邵太太的那僅有的一株石榴，半活不死的長着稀疏幾張祇算得灰綠的葉子，開着三兩朵小花。似乎是她嫌牠不雅觀，把牠單獨的拋在牆角之下，數盆茂盛的夾竹桃，代替了牠的光榮的地位。所以此民族的庭院生活的三大理想，祇好改為天棚，菖蒲缸，夾竹桃了。好在這於事實，并無多大干碍。第一；既有魚缸，則那裏頭是否養金魚，或種菖蒲，似無需太過苛求：第二；夾竹桃又不一定會不美於石榴。而且，他們又是八面玲瓏，無往不通的民族，他們不能夠以辭害意呢！雖然有，念起來後者沒有前者順口而響亮這種事情，但，那也管不得許多了。

人們的通性，以為開着夾竹桃的地方，那裏應須有春天的明朗，健康的生命，人類的尊嚴，人性的溫暖。然而，天知道這院子裏有什麼。這裏漾溢着在人類社會上，一切用醜惡與悲哀的言語所可表現出來的罪惡與悲慘。

最先要提及的事是，這院裏的房子，和北京其他院裏的房子一樣，很少有人知道，或者確實一點說，能夠知道實在有多少間。據此地人的算法，祇要是上覆之以蓋——至于這蓋，則其種類就頗多了，瓦，洋灰，泥，葦，鐵板，而至於是一塊草包，一領草蓆，莫不可括而有之——下撐之以物——這物可分爲如下數種，三支半柱，二扇半壁，或數塊磚角——那就不管它是拉圾堆，狗窩，毛厠，即不管是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住的，或是人類以外的動物住的，即以一間數之，則此院裏的房子，據二房東的報告，一共有十六間。但——鬼知道。幸而此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他們得天獨厚地具備着人類凡有的美德，他們忍耐，知足，沈默。他們能夠像野豬，住在他們那已昏暗，又骯髒，又潮濕的窩巢之中，是那麼舒服，而且滿足。於是他們沾沾自喜，而自美其名曰，像動物頑強的生活力啊！像野草堅忍的適應性啊！而外人則不勝瞠其目，搖其首曰，美哉、此民族乎奇哉！此民族！

這院子，更分爲前中後三院。中院兩端，有雖設而不關的二扇木板門。

這裏住着各式各樣的人物，上自在某機關做事，住在中院三間北房——唯此三間正房，還算保持着房子的模樣——的晉恩勉一家，下自天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的，住在後院二間南屋的人家。

說他們居住，其實不如說他們是像蝙蝠似的匍伏在那裏頭。他們在這裏轉着，滾轉着，沒有目的的滾轉着。然而他們住得很和氣，很相得，而且時或彼此照顧，雖然他們多半是那麼誰也不管誰。他們有如偶然的機會，而聚集在一許的，彼此陌生的破離船的旅客。他們既不可抗拒的負着這種逆命，則他們須就這樣子渡過他們的世紀的風波，人生的航程。因爲邵太太說的，關着院門，他們便是一家子。

而今，又屆夏天了。

夾竹桃很旺盛的已開始開出第一朵花，缸裏的菖蒲，也既抽出肥碩可愛的莖葉了。後院既搭上天棚，使這狹窄，悶熱的院裏，一大半涼陰覆地，清爽宜人。

似這如灼的炎暑，這天棚底下，很自然的成爲了這院裏人的集會所。青葱繁盛的草野引誘鹿群一樣的，涼陰把這院裏人吸進天棚底下。午飯後，與晚間，他們常要麕集在這裏邊，乘涼而且談天。

一日午後，邵太太瞧着寂靜無人的南屋，報告在那裏納涼的東屋的莊太太，和曾太太。

「前天我看見姑奶奶」她說「姑奶奶說，老太太過兩天要回來住啦！」

「病好了麼？」

曾太太問道。

「聽說病是好多了，不過人就有點兒反常。姑奶奶說，她已叫她鬧的受不了啦，祇好送回來讓老三他們去看護她！」

「怎麼她不就住到老三家裏去呀！」

莊太太說。

「老三？」邵太太說「老三他還養不活他的老婆子女呢，他養老太太？他現在又沒事，差不多快就要要飯去啦！姑奶奶說，她要叫他媳婦兒來侍候老太太，還要她給送條褲子去，她媳婦兒才能夠來呢！」

她們沈默着，都不約而同的回視那關了半年人煙，簷際掛着蟰蛸，窗牖久爲塵封的南屋。

南廂房蓋着煤黝巴的淤泥，牆脚與階檐長着斑駁的綠苔的這所長方形的院子，大概誰也不會知道它是經歷過幾許人世的興衰與滄桑。它那衰老而灰黯的表面，不但說明了它已將殘朽的年齡，並且說明了它是經過了一段怎樣起伏的世路。是的。它已與棲息在它那似鴿巢狹小，而不潔的，所謂人類的住宅裏的住戶，一樣地疲頹而憔悴了。

十數年前，一個理髮館的主人，爲要娶邵太太所說的老太太的獨生女兒爲偏房，且欲表其意如何之誠，買得了這所房子予老太太。然而不到二年工夫，她的幾個孩子，私議着欲把它變賣出去，而瓜分其所得。這事爲那主人聆知，他於是再度把它買回來。但此次他註册的房主，却并不是他的岳母，而是他自己，到現在，他便是這院子的房主人。這樣子，向爲房東的老太太，至此一落而變爲執居在後院二間小南房的住戶了，雖然他這二間小屋是沒有房租的。

此院裏，堪稱老住戶的，除開老太太以外，過來就要算住了八年多的二房東邵成全一家。他自打在某大飯店當差以來，就住在這裏的。他是個年近四十，身材矮小的善良的男人。他對人，滿臉笑容，和靄可親。雖然不論是在深更半夜，或清晨，向夕，常常看見他臉紅脖子粗，雙目圓睜，聲如宏雷，而叱罵他的女人，或七歲的女兒。而吵罵的原因，常又不外是因爲妻烙餅時用了點兒香油，或孩子在飯前買了二毛錢的烤白薯如此等等之類。所以除開這一點兒瑕疵——因爲叱罵自己的妻子，而至于不管晨昏，其聲音能達數條胡同之遠、老實說，這是非常之不美觀的——以外，我們這位二房東，是那麼良善的好人。

他在某大飯店，當了八年差，他的上班與下班的正確，有如一架美國製的時鐘。他

每一星期，有一夜班，他除開有不得已的事情以外，是天天上班，風雨無阻的。所以此院人，譬如中院南屋的魯啟仲，向他的妻魯太太問道：

「幾點啦？」

此時，聰明的魯太太，可以不必回頭去看擺在桌上，那跟了他們有小十年之久的座鐘，告訴他「八點半！」——這是他的上班時間——而即這樣回答他：

「邵先生已經下班回來了呢！」

他——邵成全——對這院裏的住戶，在一個限度裏，可以說是很客氣，且親愛的。他的房子，雖然是自住的——因爲他的房租是分担在這些住戶身上的——但他常是皺眉苦臉，哀聲嘆氣的說：

「唉，有什麼辦法，我又這麼窮，在飯廚裏掙來的那幾個子兒，還不夠我一家三口子吃，那裏能夠每月往外墊呀！那溈是房東，他說漲就得漲，這溈麼，我們又是很好的街坊哪，大家都幫了我不少的忙，我怎好又再張嘴說什麼呢？魯先生，您說，是不是？唉，沒辦法呀！」

這時候，他懷着什麼勾當，這院裏人是很明白的，他們直覺的知道二房東又將漲房錢了。於是，他們十二分的不高興，不禁抱怨房東的這種貪慾。但常是在他們抱怨了一

回之後，到底還是好好兒的讓二房東漲房租。

差不多每隔數月，二房東便要這麼哀聲嘆氣一回，之後，果然不出他們所料，頂多在一個月以後，邵太太便會挨戶告訴他們，由下月起，一間房子漲三塊錢。他們對此，非感委曲，他們不知道如何房租會這麼老漲不止。

特別是同二房東共住在後院，同邵太太最有說有笑，也即最要好的莊太太，他不管是被人剜去了一塊肉似地，要心痛數月之久。每到月初，他一邊交房租，一邊還要嘰咕一陣。

莊景福夫婦二個，其一高一矮，一肥一瘦，正如喜劇明星湯傑二口子一樣。她的丈夫，是某某棧房的跑外的，日裏很少在家，就在夜裏，也不常見到他的影子。可是，奇怪的是這位莊太太，她的生殖力，不亞於一隻母猪，孩子一個又二個，二個又三個的接踵而至。而今，雖還不過在三十餘的年紀，但孩子却既擠擠然如一隊鴨子。

幸與不幸，中國這樣的女人，要算最多，最爲普遍。吝嗇，自私，卑野，貪小便宜，好事，多嘴，吵罵，……等等，這是這種女人的特性。對別人的幸災樂禍，打聽誰家有沒有快人心意的奇殃，是她們日常最大關心事之一。對自己的孩子，她們是像一架機器，她們知道的是製造。並且，她們天生有一張發則如牛吼的口，能夠聲勢俱厲的，把

她們所製造的物品，震懾得如一頭柔馴的牲口。

「你敢不聽？」

她們咆哮着說。於是她們撲前去，無論是腦袋，是脊樑，是背心，是肚子，手足兼施，咚，咚，咚，……，像擂一個大鼓。好了。這樣子她們的孩子，乖乖巧巧的坐在階檐下的石段上，呆呆地目望着天，像支木頭。這樣子，她們樂意而且滿足了。

尤其吝嗇與貪小便宜，是她們獨得的秘傳。請你看看她們在門口買菜時的那個場面吧，管保你會搖頭吐舌至三分鐘之久，而驚嘆其手法之神妙與敏捷的。她們能夠把三五條芹菜，或一握毛豆，由菜攤子的菜車上，而移到她們自己的籃子上，竟那麼神不知鬼不覺。

前院二家，各占一屋，南屋是西服匠林大順，北屋住着一個眼皮腫厚的寡婦。據說，因為林家偷了寡婦數顆煤球——也許是這寡婦偷了林家的，至現在口角起來，雙方都以此相責。總之，有一個是盜者，而一個是被盜，或者，竟是雙方俱為盜，並且雙方都被盜，當事者尚弄不清楚，然則傍觀者也就無從下其判斷了——至今，彼此大有不共戴天之慨。

寡婦有一子一女，兒子手無正業，白天睡覺，祇在夜間，才能夠瞧見他臉色發藍，

用沒似幽靈的姿影。女兒在東單××食堂當女招待，她今年已二十一歲，然乍見宛若十二三歲的少女。臉色虛黃，像母親一樣厚眼皮，臉上長着滿滿的疙瘩；發黃的頭髮，捲得三倍於腦袋。看起來，與其說是人，寧像是個小妖精。上班前，她要爲她自己的裝扮，而費去一個多鐘頭。在這時候，她多半是在以人工的方法，來補足因發育不良的身體上的缺陷。即，怎樣的想以二團棉花緊在前胸，這樣子去完成這部分所應有的魅力。

此時，對過南屋林大順的女人，準又是滿臉的侮蔑與輕鄙，指桑罵槐的，借着她的丈夫的前妻的遺子——十歲的女兒，發洩她的積仇。

「你又呆不住啦，這小養漢婆？是不是你的野男子又在外邊等住你啦？」

這樣子，這二個婦人，如果不是彼此怒目相視，則就會在窄窄的院心裏，互相揪着頭髮撕打起來，像二隻發瘋的牝鷄。

× × × ×

這院裏人的生活狀況，簡單說來，便即如此。他們是生長在磽瘠的砂礫間的，陰影下的雜草，他們得不到陽光的撫育，得不到雨露的滋養。他們爲要維繫他們的那半死的生命，有需把他們的運命與機會，作孤注的一擲，而不顧一切。

對此，那位和曾思勉同住在中院，而學哲學的，多愁善感的學生鄧繼榮，頗爲納悶

。他徵諸生物學上的法則——人一日所需榮養量；脂肪若干，蛋白質若干，碳水化物若干——和社會生活上的要求——些須舒適的被服，健康的住宅，娛樂，社交生活等——他甚困難於理解他們，如何居然也能够這麼好好兒的活下去。

比方在×公司當司機生的中院南屋的敻啓仲，他的生活，是這院裏比較寬裕的一家，但是他的薪水每月僅三十三圓，這裏頭竟須扣除二十元錢的房租，那麼所剩下的那一點兒錢，是不是能够他們一個月間的生活費用？他歪着頭。無論如何，都弄不明白。難道他們眞能够像秋蟬，祇須飲飲露水，便可以果腹麼？他讚他們那心滿意足的姿態，他不禁有點惘然了。

然而，可憐我們這位人道主義者，他也和世間某一部分的人一樣，他遺忘了宇宙間一個最平凡，也最爲嚴重的事實。即，他們好像把人類必需生活；並且，於甲必要的東西，於乙也同樣必要；這種必要是會賦與他們以種種獲取生活之糧的努力；而想在生命得不到自由的這些人們身上，適用道德與法律，那是怎樣可笑而且無聊的這事實忘記了。關於此點，街頭那些呼聲乞憐，爲求一點兒人類的施與，而有需在洋車後而跑一里多路遠的小丐，似乎還要比他明白得多。

有一回，中院的敻啓仲，在傍晚，又拿回來一桶像是汽油的東西。他的臉上，堆着

怪樣的笑容，解釋地對在，向他作會意的微笑的曾思勉說：

「這是一個朋友托我給買的呢！」

是曉，曾思勉和黎繼榮又辯論起來——他們是常這樣爲某問題而辯駁的。

「老黎」曾思勉譏諷地說「怎麽樣，你還以爲他們的生活，實在令人難解嗎？但，你弄錯了，這裏並沒有什麽了不得的神秘！祇要你餓三天，那時候，很自然的你就會學得了怎樣巧妙地去覓得你所要求的二個窩頭的方法的！」

三

曾思勉對此院裏人，甚爲不滿與厭惡，同時，也爲此而甚感煩惱與苦悶。有時，他幾乎爲他自己和他們的關係，而抱起絕大的疑惑。他常狐疑他們果是發祥於渭水盆地的，即是否和他流着同樣的血，負着同樣的生活習慣，文化傳統，歷史，與運命的人種。

他自發見了和他有着那麽截然不同的思考方法、與生活觀念，並且發見了他們那差不多喪失了道德的判斷力，與人性的美麗和光明以來，他一變其向來的信仰與見解。他對他們深惡而痛絕。

第一，他看見了什麽？他看見了宇宙間的一切惡德的堆積，看見了滾轉在動物的生

存線上的人類的群團。

他們恰如棲息在惡疫菌裏的一欄家畜，如果不發生奇蹟，那麼，他們結果是祇有破滅，而從世間消逝了他們的種類。

我們試打開先哲遺留給我們，而為處世秘訣的生活哲學書裏，就能看見我們的那句唯此一家的祖傳妙藥。即：『酒掃自己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句格言。這裡，似乎包括自私，缺乏公德心，沒有隣人愛，怕事等等。

是故，我們的東隣，今晨走火了。這時候，我們先賢教我們做的事，並非立即去潑水相救，而是叫我們站得遠遠——越遠越好——恰如觀賞中央公園的金魚，那麼幽雅地，閒眺那片冲天之勢——此時，最好須有冲天之勢，如不然，則燒的已不痛快，看的亦不滿足——的火光，大聲叫曰，燒得好哉！

此時，如果我們尚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聽見西隣說，他在人堆裏，檢得一套七分完好的宜興茶壺的時候，恨自己為什麼不到那裏瞧瞧去，憑自己的福，說不定能拾得一枚更值錢的金鋼鑽呢！唉，可惜！

與此同樣，當一個人看見有人在公園裏，任情折取花木時，他便阻止他，諭以公衆道德這種大道理，那他便是最不聰明的傢伙，我敢担保他是會自討沒趣的。他準定把他

上下端詳這麼五分鐘，輕鄙地問他：你管得着麼？哼！是呀，他管得着麼？他回到家裡去以後，如此足足想了三日三夜，越想越後悔，越後悔越恨自己不該多事。於是，他狠狠的打了自己五十下巴掌，打完，他摸摸熱刺刺的嘴巴。這時候，他很聰明了，而且也很乖覺了。往後，他再看見拗花的人時，他先迎上去，慨然的說；要不要我來幫你拗，這是很好的，花市事實的，沒有這事的好看哪！

曾思勉看見這思想這觀念，是怎樣不可分解地，被吸進，而且溶化於他們的肉體裏，人生觀裏去。遇到可悲的災殃時，天知道能夠期待多少他們的同情與援助。

當他出南方的故鄉，來到北京，住到這院裏來的時候，他最先感到的，是這院裡人的街坊間的感情的柔漠與冷淡。一家一單位，他們彼此不相過問，他們這麼孤獨而冷僻地，在過着他們的日子。他們不相過往，他們的門，單獨的閉着。曾思勉常數次看見這一家不幸遇有官事，或喪葬病痛時，其餘的人們以何樣的態度與臉色，對待這不幸的隣人。他們不但裹足不前，即或從門口經過，他們也要把眼睛移往他處，他們怕禍難會由不幸的人家的窗戶，降落到他們的身上，而戰戰兢兢的跑了過去。他們的臉色，是那麼畏懼而厭惡，甚或他們會咒咀隣人妨害他們的安寧。

富有熱烈的社會感情，而且生長在南方那種有淳厚而親昵的鄉人愛的環境里的曾思

勉，對此，甚感不習慣與痛苦。他爲此，懊惱了許久，至今，他還是那麼悵然。

並且，他幾度經驗過，因爲他不在家，他的鄰人對郵差說不知道，使他數回未接到友人的信件，和像如下那樣的事情時，他不由的對此民族感到痛恨與絕望了。

譬如外面有人打門，他們問清楚了是要找邵家的，於是他們便由祇要一伸手，就可以打開門閂的門邊，跑到後院告訴邵家。倘若這時候他們不高興，那麼，好，請你在外邊嚷破喉嚨好了，他們若無其事的，正圍聚在只離門三尺遠的院心裏，熱鬧的講着故事哩！

然而，這個世界，看來又似乎像邵太太說的樣樣不叫人順心。有這樣的事——至今邵太太提起這件事來，還駡缺德呢——頗叫這院裏不痛快，至有數日之久。

倒穢水的老頭兒，不知如何，一連一個多禮拜不來倒穢水了——這種現象是很平常的——所以他們無可如何，只好在夜間，偷偷的把穢水倒在胡同口裏，但並不是自己的院門口而是隣院的門口。至於他們這樣做是否對的，那他們不管，第一巡警還管不着哩！魯太太曾問過巡警官；那末：他們的穢水要倒到那裏去？他却老實不客氣地告訴她他管不着。還叫她問問市公署去。那麼他們只好照舊倒在胡同口裏，但並非自己的院門口，據邵太太說「那樣做未免太不講究衛生了！」這樣子，他們倒到隣院的門口去。反

王：……………去你的，倒嗯！

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們聞見一陣一陣又辣又臭的氣味，直往院裏衝。他們打開大門來看，門口是一片濕，那股味道，正是由這里發散出來的。

「他媽的，缺德呀，這是誰呢！」邵太太見鬼似地說。

其次，這也是很明顯的，即他們的知足。他們不怨天，不尤人，而像一條牛那麼孜孜地勞動着，從不知疲倦。這幾乎值得讚嘆的精神狀態，是和他們的無知，不潔，與貧困一樣，到處可以駁倒來自外國的每一個旅行家，和社會學者的。

前院林大順是這樣。他常常坐在簷下矮凳上，眼睛瞧着灰黑色的牆，臉上並無什麼感覺，這麼小半日不稍一動，像一條影子。雖然那未始不可以說是喪失了思考能力的緣故，但說他也是知足的一個，大概不會差得甚遠。

尤其中院的魯啟仲，他是表示得最爲明瞭的一個。他在下班回來時，便以小孩車，推着他的今年才滿週歲，牙牙學語的兒子，到哪個車馬稀少的馬路，或太廟等處蹓躂去。逢人便說；今天天氣好呀，怎不到北海玩兒玩兒去呢？好極了！并且，還叫他的兒子：小胖子，你叫，大——爺——！。晚上，放倒頭，能夠睡得像猪一樣那麼濃酣。

只有一回，曾思勉看見以爲這準是不滿意於現實的一個表示，而受到一個異樣的感

觸。那卽是二房東邵成全。

有一次，不知他是滿意，是不滿意，總之，他是那樣感慨地說：

「您說，曾先生，八年啦！」他一邊說，一邊衝着曾思勉舉起右手，以拇指及二指比着手勢「我在飯店裏做事，八年啦！您說，憑不賦？八年啦？可是沒辦法呀，您說有什麼辦法，曾先生？」

當時，曾思勉心裏也甚爲嘆息，但過後想想，事情也似乎並不盡然。及後，邵成全又一次二次，反復地向他比手慨嘆時，他已完全曉得了這仍無外是滿足的另一種表現而已。

至于懶意，虛榮心，面子，無理由的驕傲等，這都是俯拾即是，輾轉於街頭巷尾的，平凡不過的現象。這些像北京城的乞丐一樣，充斥於我們的人類社會。如果要作者舉個例子的話，作者是很有自信能夠讓你滿足而歸的。

讀者可以隨便在冠婚葬祭——只要是他還有些可以與當個三毛五毛的東西的人家——裏頭，看見虛榮心這種人類的虛妄的滿足；可以由我們這位二房東學得不必要——他一面漲房錢，一面跟住戶講面子——的面子；可以到我們這院裏來坐這麼二分鐘，領教領教女人們無理由的吵鬧。

懶惰，這也是這院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東西；林大順的父親，像一條鎖鏈，枷在他的兒子——林大順——的頸子上；寡婦的兒子，除開吃飯，睡覺，拉屎以外，祇要有錢入手，他便會宿在外邊，叫他的母親瘋子似地滿處找，回來時，除開錢用完以外，臉色比前發青；翁啟仲中午回家吃飯時，發見他的妻還在睡，他早晨上班前給生好的爐子，恢復了未生火以前的樣子……如此等等。

「還有沒有？」作者的一個友人頗不以為然的衝着作者問。

還有！韮太太……然而作者看着友人的那憤憤不平的樣樣，此時，忽然想起翁啟仲的忠告。

「算了吧！」他說「算了吧！凡事不要太認眞，人一輩子能活幾年，動肝動火的，為的什麼來？馬馬虎虎，完事大吉！」

四

邵太太那天與韮會二太太所說的老太太，在她說後第四天，便回到這院裏來了。

然而，這回的老太太，既與前數月的她，成為二個人了。她既失掉了正常意識，而像一個殭屍。她的皮膚乾癟，她髮如老柏，呈紫醬色。擧動機能，甚顯得那麼遲鈍，思

慮又至爲緩慢，尤其視聽二官，更是薄弱。她十年一日的穿着褪了色的藩字紫綢袱短上衣，手拄一支木杖，姿勢佝僂，滿院裏，蹣跚地進進出出，逢人便追，一邊，宛若小孩，哀聲哭訴。

「您怎麼不理我呀，咱們都是很好的街坊不是？」

然而這院裏人，每見她至，必會藏閃，或關起門來，像躲避一個可怕的瘟神。

× × × ×

在數月前，即殘冬的或日上午，時候已經很遲了。但邵太太却覺得對過南屋的老太太，毫無動靜。她心裏猶疑着走前去，想看看模樣。她打開門，同時，便有一股催人欲嘔的難聞的臭味，猛可的由裏向她撲來，使她不得不掩着鼻孔，趕快退出來。待那股氣味，稍見輕淡了時，她先一邊予感着一個不吉的場面，再走進去。只見老太太坐在炕上，二手向空亂抓，像水中的溺者。喉嚨間，如被扼着頸子的鴨子們叫，作沙啞聲，却不能言語。見人至，就恍若受了驚的孩子，想跑向母親的懷裏去那樣，伸手向她抓來。邵太太這一驚非同小可，她頭也不回的一直往老太太的女兒那裏跑去。

半小時後，她的女兒來把她移走了。

邵太太把南屋的門鎖上時，在墻角邊，發見了一個煤球爐子。爐子市已沒有火了。

她緊了緊密閉的窗牖，把門鎖好，出來和院裏人說：

「沒薰死，還算她有造化呀！」

× × × ×

數月後，也即至現在，他雖然能够取回了生命，但她的精神狀態，無論如何，旣不能恢復原樣。

她不但精神薄弱，缺乏道德判斷，且有一種特別現象，即時時有或種輕度的不安與恐怖襲擊着她。

「小男的媽」她喚着邵太太「您告訴我，現在什麼時候兒啦？」

「三點！」邵太太不耐煩地說。

於是她走二步，又向莊太太：

「大姐，您告訴我現在什麼時候兒，大姐？」

照例，莊太太不理他，嘭！把門關上了。她又走到中院，到前院，把那句話反復地問着。

這樣子，不管人家理她不理她，她常會找個碴兒和人說話。這不純是孤獨，煩悶使然，而是那種不安在擾亂她的安寧，驅使她走向人群。

但照例這樣的人，大部分是缺乏反省，而自我感情很強的。她不會理解對方的感情同時，又喪失了在社交生活上所必需的那種修飾自己的儀禮觀念。說話時，由於視聽障碍的關係，她要衝着對方的臉孔說。這甚使對方厭煩與憎惡，因爲她的嘴是那麼臭，而身體又那麼骯髒。油垢，塵土，灰屑，虱子，祗在動物的身上才會有的，這些不潔的東西，粘滿了她的衣服與頭髮。

自那天邵太太看見由她的衣服，一個二個的往地下掉落虱子以後，人們只要看見她，老遠的便躱起來。

「你的身上有虱子，他們怕你！」

有一次，邵太太看見她又在滿院裏追人的時候，這樣忠告她。

「沒有呀！」

她不服氣地說。於是她爲要證實她這句話，拿手往渾身上下亂撓了一遍，隨着她的手起處，土濛濛的飛揚着，虱子雨似地落下來，在地面上滿處爬。

「您瞧，沒有嗎！」—她理直氣壯的說。

但，人們都一個一個躱得不見了。

然而，她惹人討厭的不單是她的不潔。她對這院裏人的東西，好像取消了你我的界

限，只要是她短什麽，她就老實不客氣的動手去拿，而不告訴人。她拿不着，而有需向人要的時候，她的口吻也彷彿是對自己的兒子那樣，公然而放肆。劈柴，煤球，鹽，醬菜，這些是她所短的東西。

「你怎麽拿我的煤球呀！」他們說。

「我沒有嗎！」她還是拿。

「是誰該了你的不是！」他們火了起來。

「待忽兒我叫老六買還您不就得了嗎？」她不慌不忙的說「我不白使您的！」

這樣子，他們像怕賊似地，把他們的東西收進屋子裏。

如果這時候是莊太太的話，她會一邊很快的收拾東西，一邊用手指中院的北屋給老太太看，意思是叫老太太到那裏拿去。但視力不盡的老太太，她一點兒也不感覺。嘴裏還一叠的說。

「不要緊的，待忽兒我叫老六買還您，我不白使您的！」

然而莊太太暴跳起來，厲聲吼叫。

「我不要老六還，我的也不給你！」

她說着，奪手把老太太拿到懷中去的東西，悉數搶回。

「哪有這樣的事兒！」她委曲地說「他們都不理我啦，一個一個的！」

她回身來，扶着她的孫子的肩膀，找她的女兒去了。

她的孫子，即老三的兒子，是她來時跟來侍候她的。是一個十三四歲，有一對癡呆的眼睛的少年。穿一領大褂，那大概是他的父親的，又肥又大又長，至於他不能不在中腰繫條蔴繩，而像一個小和尚。

老太太說的「他們」，不但是指這院裏人，如在她餓着肚子的時候，往往也把她的兒女，包括在這裏頭。而「不理」，則是在指着她的兒女又有數日不見了的意思。

原來老太太每日的伙食和開銷，是她的女兒，和在天橋一間煎餅舖裏當夥計，這院裏人管他叫老六的她的第六個兒子供給的。他們每隔三五日，必給她捎來一吊錢，或做得的窩頭。

但是，既有幾天，不見他們來了。從清早起，便已餓的她在院裏走進又走出，在心裏惦念着她的兒女。

這樣子，她扶着她的孫子，找她的女兒去了。

「哪有這樣的事兒！」她委曲地說「他們都不理我啦，一個一個的！」

五

不多數日，老三的媳婦，領着幼女來了。在這方面，說起來服侍老太太，但是在那方面，不曾走一個紅星，是難得的機會。因爲這樣子，她已經滿在前頭爲着那無聊的顏綴生活、而能夠天天舒舒服服的吃飯睡覺了。並且她記得，她那將來纔像五個月的，無骨怪物的五歲的女兒，祇要給她飯吃，她的病就會好起來的。

她信的不差，她的在前數日不會走的女兒，在幾天以後，又自由自在地走起來了。

自這婦人來後，她的丈夫，老三也跟着來了。每到這院裏偷偷看的時候，即做前，他準會出現於這院裏，宛如他是預先約好了的一樣。飯後，這個光腦袋，袒膛腹，出肚子，見人輒現着諂媚可鄙的笑容的男人，則像貓兒那樣，滿足的弄手背揩揩臉，拿塊破草席，隨便在哪個籬下涼影下，痛痛快快地躺下去，五分鐘後，便響起如雷的舒適的鼾聲。

他睡足一場午覺後，爬起來伸伸懶腰，走了。傍晚，到了飯前時，他又復出現出來，而不差一分一秒。

自他來後，他給與了這院裏人不少的恐慌。第一是邵太太，他提心吊膽的把箱櫃鎖

兒錢的東西，都收到櫃子裏去，但不說什麼。莊是每晚上回來時，卻特別囑咐了他的女人莊太太，早晚門戶要留心點兒。

然而最感懊惱的，還是他的弟妹，因為他不斷加重了她們的負担。這事情，終于在有一天，在他們之間引起了衝突。

在衝突的頭一天傍晚，來了一位學徒打扮的十六七歲的少年。這是老三的在西城×商舖當學徒的大兒子。

那晚，窩頭沒有幾個，蒸得時，老三已先風捲殘葉的吃了一個飽了。老太太呆呆地坐在炕邊，等了半天，卻沒有人拿窩頭給她。

「我的窩頭呀？」老太太像小孩們的嚷了起來。

「哪有窩頭，窩頭上午都吃完啦！」老三的媳婦說，端給老太太一碗菠菜湯「別嚷啦，您喝這個吧！」

她說着，走出來放低聲音，催促她的兒子說：

「還不快吃呀！」

她的那十三歲，和給人家當學徒的二個兒子，正在嚼着窩頭。

「哪有的事」老太太在裏邊嚷起來了「我記得還有窩頭哪！那會完的這麼快呀？

「有窩頭還不給您吃嗎？」老三的媳婦說。

這時候，老三正和他那當學徒的兒子，在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些什麽。一會兒，那少年又和來時一樣，慌慌地走了。

第二天，老六來時，老太太向她哭訴着說：

「孩子，我肚子餓，他們不給我窩頭吃！」

以這句話為開端，他們兄弟之間，遂發生了口角。老六主張他拿來的窩頭，是要給老太太吃的，而不是給他們吃的。而他也沒有這麽大的能力養活這麽多人。老三則說：他是可以馬上把他們領回去的，你們另外找人來侍候老太太好了。

「我們這就回去！」他挺着肚子說，禿腦袋暫得直冒烟「告訴你、老太太我們是不管了！走！」

他回過頭去催促他的媳婦。

「走！把東西拾掇拾掇，我們走！」

並且他為要表示他的意如何之決，向準站在他身邊茫然失措的二兒子的腦勺上打了過去。

「這是你的家嗎？」他訶叱他「你還留戀什麽？」

但是他很聰明，他知道無需拾掇什麼東西。因爲他們除開把帶來這裏的虱子和塵土，仍舊帶回去以外，根本就一無所有。不過他這是有作用的，他相信這麼一來，準會嚇倒了老六。所以他們做作的，在窄窄的屋裏轉一轉，站一站，就出來了。但老六卻反常的滑滑溜溜地瞧着他們，這很使老三狼狽，而且慌張。他側視老六的那堅决的態度，不知如何是好。當然他是不願意讓他們回到那只有飢餓在候着他們的自己的家裏去的。那末，不回去嗎？唔，唔…………！

他算是失了主意，怔在院心裏。

此時，他的妹子來了。我們這位邵太太的姑奶奶，是個精明的女人，他剛踏進院門，就覺察知了這事件的真相了。

他沉默地來到了他們之間，並不理會他們兄弟二個人，向着老太太說：

「你預備預備，我已向養老院辦妥手續了，回頭他們就派人來接你去。我想這樣最好，最省事，省得鬧的大家沒有太平日子。你預備預備，甘脆！」

老太太頓時哭訴着說：

「我不去呀——姑娘，我不去——」

「不去不行，都辦理好了，這樣省得鬧！」

她的姑娘正經地說。

「我不鬧，姑娘，都是他們鬧的」老太太哀慌的說「是他們把我的饅頭吃了，他們不給我吃！」

為這奇突的變化，哥倆俱不言語了。大家都茫惘地靜立着莫知所以。

這時，忽然有一陣粗荒，雜沓的脚步聲，不覺的把一羣人的眼睛吸向院門。只見三四個穿制服的人物，勢不可遏的一湧進來了。他們都以為那便是養老院派來的人，不禁為老太太担心。然而獨有老太太的女兒，却心裏狐惑不定，直覺的知道這來的一隊人，大概是凶多吉少。

老太太見進來的一隊，嚇得直向她的女兒懷嚎啕起來。

「姑娘，我不去呀——」她央求着「我不去，姑娘，你告訴他們我不鬧了——」一邊，又哀求進來的人，幾幾乎要跪下去「不要帶我去，我求求您，先生，我不去呀！」

進來的人不解的瞧着這失常的人一眼。

「不是要帶你去的」老太太的女兒向老太太解釋，並安慰的說「快不要再鬧啦！」

那三四個人之中的，一個似隊長的人物，向着這院裏人發問

「這裏誰叫做閻冰泰？」

大家都把視線，集注於老三身上。老三的腦袋在一羣人裏亮一亮。

「我是！」老三驚惶失措地說。而有點失色「先生，您哪！」

隊長的人物，炯炯地把他打量一個遍。

「你是閻永泰嗎？」他繼續問。

「是，您哪！」

「閻石麟是你什麼人？」

「是我的大兒子，是！」

「是不是在西單××舖裏做事的！」

「是，在那裏當學徒！」

「這二天——昨天沒回來嗎？」

老三的心裏卜通地跳了一下，額角出了點兒汗，但很快的說：

「沒有！」

「照實說，不許撒謊！」他睨視他一眼。

「是沒回來，我決不撒謊，您哪，嗯！」

他說着，抓了抓禿腦袋。

「那末，你知道他上那裏去了嗎？」

「我不知道，嗯！」

「不知道？」

「是的，不知道，先生！」

三分鐘後，這一隊人把老三帶走了。接着，他們也就譁然星散。但好像這事件和這院裏人有關係似的，使他們浸在不安裏，大半天不敢高聲言語。

那晚，當月亮冉冉地出來在天棚的上邊時候，邢太太像講一個違禁的事情，低聲的說：

「你知道，老三爲什麼叫人家帶走？他的兒子偷了舖裏的錢哪！那孩子從昨天就跑啦！」

「偷了多少？老三不知道嗎？」

魯太太好奇地問。

「老三那會不知道？」她很自信的說着，想起昨天傍晚老三父子那在嘰嘰咕咕地說話時的模樣。

「說不定還是他教他偷的哪！一定偷了不少吧，要不櫃上追得這麼緊？」

「那末老三能不能出來？」曾太太接着問。

「老三不大一忽兒就放了！」邵太太說。

她們彷彿要慢慢的回味這饒有興趣的事件似地，沈默着，半晌沒有言語。

少頃，魯太太瞧着在疏風中如夢搖幌的夾竹桃，喟嘆的說：

「這院子多熱鬧呀！」

「熱鬧的還在後頭呢！」邵太太說「你瞧瞧趕明兒老六把他的媳婦兒接回來的時候吧，噂，那才熱鬧哪！」

「老六娶媳婦兒啦？」莊太太說「怎麼沒聽說過？」

「他又不下帖子請你，你那裏會知道？他是在天橋撿着的媳婦兒呀！」

「撿的媳婦？」魯太太大驚小怪的問道。

「你當是希罕嗎？一點兒也不希罕！這年頭什麼不能撿？你要喜歡，你還可以撿個很好的漢子哪！」邵太太說到這裏，又把聲音放低，像煞有個事似的說「不過，你猜怎麼着，那娘們在舖裏就陪過三個男人睡過覺，三個男人！」至此，她再把話聲提高「哪是什麼好東西！本來嗎，天橋撿的不是？」

曾太太預想着未來可能的種種事情，不覺喃喃地說：

「真個的，這院子不定又有什麼事情呢！」

六

老六在天橋撿來的媳婦，濃眉大鼻，粗骨格，有如一彪形大漢。但是這位年近四十，而尙過着獨身生活的男人，却甚是喜歡。

「來！」他滿面紅光，眉開眼笑的叫着他的新妻「來！這是母親，你來見見母親！」於是這女人便過去給老太太作揖請安，像每個鄉下姑娘那樣，誠實而溫順。

「這位是邵太太」！老六一個挨一個給她引見「這位是曾太太…………………………以後大家就是一家人，有什麼不明白的事兒，你甭客氣，就多多請教邵太太，曾太太，魯太太她們，她們都是好街坊，肯幫咱們的忙的！」老六有如一個好丈夫，諄諄敎導他的妻，一面又謙恭地，朝着大家說「往後就請大家多照顧她點兒，她是由鄉下初出來的，什麼都不大懂得！」

是夜，這對新婚夫婦，即和老太太一塊睡在一條小炕上。

在新婚的數日間，老六徵得櫃上的允許，可以在夜裏回來宿。但一個禮拜以後，他祇能够三四日回來宿一次，或白天偸個空兒回來瞧瞧而已。

婚後數日，老六要給她報戶口時，他發見了他的新妻沒有居住証。

「你的居住証呢？」

老六問她。

「擱在鄉下，忘記把它帶出來了！」

「怎麼連居住證也忘了？」老六詰難她。但旋又改過溫柔的口吻說「不要緊的，我們到段上報戶口領居住証去！」

她默默，手弄衣角，不回一言，意思是不大願意。

「不報戶口不行呀！」

老六解釋地說。

「你也不給我買雙皮鞋，剪套衣服，我現在什麼也沒有，你敎我怎麼出門見人？」

她對他撒嬌。

第二日，他提早下班，在回家的途中，給她買了二雙線織長統襪子，二領晒淋藍褂料子，二條黑布呢長褲。為購這幾件東西，而把他出十餘歲當學徒時代便積蓄下來的五百餘元錢，化去三分之二，他心裏委實痛惜的了不得。但一小時以後，他的心痛，暫暫轉為快樂。

他一邊走，一邊在心裏摹擬着他的妻的高興的樣子。那該是多麼可愛的呵！

可是，他完全算錯了。他的妻仍然不答應他報戶口，她含含糊糊的約束他衣服做好了再說。

「忙什麼，反正是你們的人了，早晚不都是一樣嗎？」

她嬌嗔着說。老六聽着，甚是樂意。可不是，早晚一樣呀。並且，她不是那麼溫和誠實，像個主婦嗎？

他完全滿足了。

後來，老六祇能數日回來一趟，每當問她時，她總托辭推諉，把他敷衍過去。這樣子，漸漸的老六也就把這事忽略過去了。

完全如老六所想像那樣，她是那麼和睦，且誠謹。她侍候老太太，又是那麼溫柔，從順。雖然有時也看見她的臉上，籠着一幅厭煩的表情，但她常竭力使自己忍耐下去，並不把心裏的憎嫉，藐視，表現於行動。

「姑娘！」老太太像叫自己的女兒似的喚她「你攙我到外邊活動活動去，我心裏悶的慌！」

「這麼熱的大伏天，活動什麼？」

她皺着眉，不耐煩地說。雖然，却依從老太太，把她領到外邊去。她把刻着十足輕

蔑的臉孔，胡向他處，避開老太太的嘴，恰如拉着一條步行笨劣的老牲口，狠狠地扯着走。這時候，這院裏人常會聽見老太太的哀告。

「你別拉得走麼快呀——」

日子無聲無息地滾流着，而今又到了夏秋交替的時節了。

有一天，老六日暮回來時，邵太太把他叫到自己家裏，告訴他說：

「你最好查查你媳婦兒的東西，有沒有短欠什麼。晌午，我看見你媳婦兒渾身穿的很臃腫，樣子可疑，不定這娘們兒是打虎來的呢！你回去好好查查看！」

他進入屋裡，果然發見了他上次買給她的那幾件衣服，全不見了。

很晚的時候，他的妻才回來。

「你的幾件衣服，全拿哪兒去了？」

他劈頭責問她。她被問，稍顯慌張，但立即她又鎮靜着，並且差不多紅着眼圈兒，委曲地向他埋怨，語調惋轉動人。

「我把它當掉了！」她說「你幾天不回來，家裏連一個子兒也沒有，媽這裏那裏不是向人要臉菜，就是要劈柴，我那裏好意思呀！」

「那當票呢？」老六問她。

她疑惑地瞟了老六一眼。

「我收起來了！」她說「難道我說的話，你不相信嗎？」

「不是這麽說」老六說「我想明天就把它取出來。我給你買的，就是要給你穿的，你怎好把它當掉了呀！」

「那我收着也同樣呀！」她說「你多喈拿回錢來，我多咯把它贖出來！」

翌日，老六要走時，邵太太又偷偷把他叫過去，告訴他說：

「你最好今晚還是回來住，我看這娘們兒是要走的了，不定她趁你不在家，還拿走什麽東西，老太太眼睛又不靈！」

老六想了想，於是進入屋裏，告訴他的妻說：

「這幾日舖裏活計很緊，我三二日恐怕回來不了，你好生看着媽！」

是日，她一清早就走，回來時，已是在夜裏。她回來，看見早晨說這三二日不能回來的老六，好好兒回來在家裏，她不覺有點失色，繼而她顏色甚爲不悅。是晚，彼此都無言過了一夜。

次日，老六沒回來住，黃昏，她空着手，悻悻的，也戀戀不捨的走了。

第二天，早晨，老太太宛如挨了打的狗，大嚷起來。

「被舖叫她拿走啦，被舖叫她拿走啦！」

差不多與此同時——其實還要比這早些兒，前院也吵嚷起來了。

「你的好兒子偷人家的被舖，你還賴？不要臉的東西，養不要臉的兒子……」

這是林大順的女人的，那金屬性的尖叫。

「你看見啦，你看見啦，你看見啦……？」

這是對方老寡婦的聲音。

「我親眼看見他偷，親眼看見他由這門拿出去，在昨晚半夜裏！你還敢賴，你說，你的兒子做什麼出去啦，你說？」

「他上哪兒去，你管不着，他做什麼，你也管不着，管不着！」

不一忽工夫，前院裏來看熱鬧的人，幾幾乎擠倒了墻壁。他們掛着滿足的神色，在指點着誰的聲音宏亮，誰的聲音清脆，誰罵的有精彩，誰罵的中肯。唯使他們大爲不足者，即這二個女人，光罵，並不打，不然，這是一齣可以不掏自己的腰包的文武大好戲呀！

然而他們期待的不差，次一瞬間，這二個女人已演着拳脚交加的最可觀的一齣了。林大順的妻，看見行前來的老太太和祁太太，便迎上前去說：

「老太太，我告訴你，你的被舖，是她的……」

她還未把話說完，猛覺的臉上着了一下，痛的她火星亂冒，幾乎跳起來。她剛回過身去，瞥見那老寡婦很猛的又撲了過來。她回身閃開了．也撲上去，一把抓住老寡婦的頭髮。但同時，自己的也被老寡婦抓住了。

於是二個人象二隻牝虎，撕扯着，滾過來，滾過去。經邵太太，夥合幾位太太救了一番，好容易才把她們二個人解開。

「關着大門，就是一家子！」邵太太說「做什麼大清早起，這麼吵吵鬧鬧的？你們都是有了年紀的人，還不怕害臊麼？」

二個人摸摸撕破了直淌血的臉頰，在人叢中退開了，但却從彼此的尾裏，大聲罵着對方。

「記着我下次不撕你的老××，我是雜種×的，不要臉的臭婆娘！」

七

林大順是通縣人，家裏種地為業，然而僅有的三畝田，無論他們如何勤儉，如何含辛茹苦，也難養活他們十口之家的。而且，他的妻，在事變的前一年，遺下一子一女，

溘然長逝了，在此年，他就有出外謀生的念頭。湊巧第二年，事變發生，鄉下日更月難過起來。他至此，便決心離家遠就了。好在他有手藝隨身，如果運氣好，許不至於會挨餓的。於是，他告別了父母與哥嫂，携了一子一女，在一個嚴寒的冬天，到了北京城。但是，城市生活，是否能如他的期待，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出來的第三年，復娶了現在的妻，不知道是年頭趕成，抑是生活担子過重，就從這年起——其實他的生活是沒有寬裕過的——日子愈來愈見艱巨，使他如馱着重負，扒越艱險的山路的人一樣，喘不過氣來。並且在事變的翌年秋天，哥哥失踪，家裏賣掉了那幾畝地，於前二年，父親投他來以後，爾來他的生活愈感痛苦。這過分的負担，壓得他身軀彎曲，臉痴呆而顯着菜色，像永遠見不到陽光的纖弱的草。他除開上班時，在晝夜開着電燈的幽暗的地下室裏，自己的位置上，默默地工作着；回來時，或坐在炕頭出出神，或坐在階沿邊望望灰色的墻以外，天知道他還想些什麼。他對於家裏的事，漠不相關，有如一個寄人之下的食客。他在自己女人跟前，柔順得像一條家畜。

他的這位患着極度貧血的妻，看見他那如木頭兀坐着的呆相，常會歇思迭里的發作起來。

「你就在那裏呆着吧，財神爺是會給你送大洋錢來的！」她說着，輕蔑地由鼻孔裡

哼了幾聲「是我倒霉了，才跟了你這麼個沒出息的死鬼！」

他惶悚地，把身子挪到遠點兒的墻角或炕角，以畏懼的眼睛，窺伺妻的神色。

這位女人，也是這院裏的錚錚者。他瞧着自己親生的二個孩子，那麼虛弱，又瞧瞧前妻的二個遺子，便會自然而不明地憤恨與懊惱起來。她怎麼也不會明白這二個小東西偷活得這麼好好兒的。她每想到自己不能有効而迅速地弄死這二個小東西，而生自己的氣。這時候，她總以為自己心太好。於是她會霍地跳了起來，聲色俱厲的訶叱着今年八歲，有一對永遠在訴餓的畏怯的眼睛，而想找點兒什麼東西吃的前妻的兒子說：「是家裏沒足給你吃呢？是你那狗肚子死塡不滿？我告訴你說吧，你爸是沒有這許多白糧塞你那死窟窿的！」

這樣子，她盡她所能够想出來的方法，來酷使與虐待這一對眼中釘。她叫他們到半里外近遠的一條胡同的古井去打水，叫他們到各處去拾家裏天天的燃料，煤和樹枝。叫少年給她拉竈前的風箱，叫十一歲的少女，在夜裏到附近的糧食店，等次日買配給的雜糧。

他們住在南屋一間小屋裏，夜間則同睡在一條六尺方的小炕。他們的屋子又窄又暗，在夏天有如蒸籠，到冬天則像冰窖。墻壁上，斑斑駁駁的粘滿了悽厲的紫赤色流星形

斑點，那是臭虫的血，也即是他們的貧弱的血。他們另外在屋檐下，簡單的拿二支小竹竿支起二塊破葦蓆，舖着三數塊薄木板給老頭兒睡。

屋裏與屋外，塞滿了使用得變了形的傢俱呀，破桌椅呀，缺口的水缸呀，二個小孩在街上檢回來的樹枝，乾草呀，小木頭片等，永遠像沒有清淨過的，日益不潔如一個牛欄。墻角邊有一口土灶，灶傍有一個風匣，午間與昏前，便看得見那少年光着瘦骨嶙嶙的脊樑，被深深地埋在一堆乾草中間，用力拉着風箱。濃烟即由這灶邊，濛濛地騰冒起來，翻滾於簷際，屋裏，漂盪在全院無論那一個角落。這濃烟薰得一切的器皿，衣服，屋子都浮溢着焦苦辛辣的氣味，而刺激得那坐在灶前的少年涕淚交流，感到窒息的苦惱。

他們如此在濃烟，塵土，不潔，貧血，缺乏，臭虫，昏暗，忍耐中生活着。但無論他們如何辛苦，祗希冀很小很低的——至於是不健全的——物質的慰安與安寧，然日子並不因此而好轉，反而愈見向他們威脅與殘酷起來。恰如伏縊的人愈掙扎，而繫在頸子上的繩結，便也愈收緊起來一樣。

就在這時候，他的父親，由鄉下投他來了。這很使他的妻不痛快，越發加深了這位女人的歇斯迭里症。同時，也即越發刺激了她對那一個沒有母親的可憐孩子的苛薄，與

刻薄。她常常會像夏間的暴風雨，突而其來的兇悍的咀咒起這個家，虐待那二個孩子，呵叱她的沒有出息的丈夫，摔東西。然而完了這以後，她却又宰猪似地嚎啕大哭起來。總之，如不可遏止的怒潮一樣，生自己的氣，把上下牙咬的咯咯作響，至于不省人事的昏厥過去，倒在地下，口吐白沫。

及至後來，她漸漸地覺得家裏的東西，即如前數日才由街上買回來的高粱，小米，玉米面等，會那麼令人不可思議的遺失，或減少，由這，而發見了公公不知在何時竟染上了那可怕的嗜好時，他幾幾乎像瘋女人那樣，鬧得鷄犬都要不安寧起來。

那晚照例她的歇思迭里又發作了。她瘋狂了一陣以後，已是夜也很遲的時候了。全院裏沈沈地正浸在深睡中，但唯有她，左右輾轉着不能入睡。她前思後想，覺得很懊悔，很惆悵，也很悲哀。她的在被激怒燃燒以後的身子，極感疲乏與難軟，……一陣陣發戰，甚覺難過。

在此時，她忽而聽見對過北屋老寡婦的門響。她的心機一動，忽然想到老寡婦的那在×食堂當女侍的女兒，常會在深夜中，偷偷的送走，或迎入青年男子的事情。

於是，她很快的挪到玻璃窗前，只見有一條纖長的人影，在暗黯的夜色中，由門縫小心地擠了出來，向着裏院走去。那雖然是男子，但她知道那是老寡婦的兒子。她覺得掃

興，又回身睡倒了。過了不知有多大工夫，她聽見脚步聲出來了，但她却覺得那脚步聲彷彿並不是走向北屋，而是走向大門。果然，接着院門的門閂，輕微的響了。她奇異地又爬向窗前，這回却發見了剛才那條纖長的人影的腋下，多了一個很大的東西，她仔細審視，看出那是被舖。霎時間，那條人影，躡手躡足的，但却很快的，從院門消逝了。

她目視着那送走了一個人的寂寥的虛掩的大門，心裏甚是高興。

「這回我可握住你的命根兒了！」

她在心裏想。

八

前這一天，那二個孩子到和平門外鐵道沿線的煤堆檢煤去了。但這天，小福——少年——身體不好，又加之肚餓，額門上直淌冷汗，不斷伸着懶腰。他勉强支持着，二人各檢得了差不多小半簀的時候，小姐弟倆便回家了。路過一間商舖時，只見門前有三二塊小煤塊，小福不經意的把它檢起來，但抬起頭來時，才看見在他前邊有一堆大概是卸下還未多久的煤堆。

此時，有一個中年漢子，咆哮地走出來了。他不由分說，向準小福打過去一個巴掌

，奪過小福的煤筐，把裏面的煤兒，悉數倒在煤堆裏。小福被打得頭暈目眩，踉踉蹌蹌的差點兒倒了下去。走了一忽兒，神志清楚過來時，才知道是自己的姐姐扶着自己走，像逃難似的。

走過了一條很長的胡同時，少年不能再走了。他覺得肚裏一陣陣似乎要發嘔，眼睛冒着火星，二隻脚發直，像二支木頭。

「姐姐，我走不動！」他無力地說。

來到馬路旁一個樹陰下時，他們便坐下來休息。少年躺在地下，氣息乾而苦，不久，一陣昏迷，他便睡着了，睡了不知多少時間，醒來時，太陽已快要落山了。他的空筐子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裝好小半筐的東西，雖然那不是煤，而是小木頭節。他的姐姐在他的旁邊喚着他說：

「小福，快起來吧，天都快黑了，回頭媽又不高興了！」

他們很遲的時候才回到家裏，一進門，他們的後母，便板着鐵青的臉，向他們猛吼起來。

「好呀，你們玩兒得倒是頂舒服的，我看不要回來好了，還是玩兒你們的去吧！你們玩兒够了再回來，家裏有現成的窩頭哪！」

他們的肚子裏，餓得咕碌碌地直作響，然而他們不敢說要吃，他們像見了閻王的小鬼，抖擻着縮做一團，屏着氣息，不敢動彈。他們的父親，凄凄的望了他們一眼，但並不說什麼。

是晚，少女和隣院的小姑娘，到附近的粮棧等買明天的配給去了。

次日，他們的繼母，便和對過東屋的老寡婦吵了起來。

那日一鎮日，這位女人甚不高興，沈着臉，蘊在心裏的忿怒，只要一遇着有可發洩的對象，便炸葯似地猛烈的爆發起來。

她一回頭，看見少女在拉風箱，便向少女說：「你兄弟死了嗎？爲什麼要你來拉風匣？」

「他，小福今兒個有點不舒服！」

少女吶吶地說。

她抬首看見伏在院門邊地面上燒紅了臉的少年，立即暴跳起來。

「不舒服？好哇，有福氣，病得這麼巧！你就這樣挺你的去吧，我告你說，那是頂舒服的！」

少年如着了一鞭的駑馬，惶悚地，很快的，但又有力沒氣的爬了起來，走到他的風

積着淡。盤繞的炊烟，由沒有烟囱的灶口昇騰起來，把大半邊的屋角埋在裏頭。在這焦躁的濃霧中，時時可以聽見少年乾急，而激烈的咳嗽聲。

晚上，他因為疲困和痛苦，未到吃飯的時候，便上坑睡覺了。醒時，已是在深更。外面，不知幾時開始落的秋雨，淅淅瀝瀝地下着，周圍蕭索而寂靜。屋裏沉沉地，安息入睡鄉，掩住了他的身傍周邊。睡在坑裏邊的父親與後母，和二個他的異腹弟妹，俱發着濃濃的鼻息，沒有動靜。

他感到渾身像燃炭那樣滾熱，這滾熱，使得他痛苦而呻吟起來。他的呼吸甚困難，喉間一如他所拉的風箱，發出乾苦的聲音。眼睛像有誰在死按着他的眼瞼似的，甚是澀痛。他困苦地睜開眼睛，但除開黝黑色的低矮的房頂，和塞在這空間的幽暗的夜以外，又還能看見些什麼呢？

但尤其使他難受的是嘴渴與肚子餓，他很想吃點，或喝點兒什麼，他自前天，感覺身子不好以來，已有三天不曾好好兒吃頓飽飯了。

他推了推睡在他旁邊的少女，低低地喚着她。「姐姐！姐姐！」

但是昨晚和一陣人蹲在胡同角，通宵沒睡的少女並不醒。他由炕上坐起來，在黑暗中辨認一個挨一個，正在酣睡的人的整個朦朧的輪廓。他抬首往窗外瞧，這時，他爲一

個蠕動着在窗下的人影而受了一驚，小心葉上，忐忑跳着不已。那條人影，緊挨在窗邊，悉縮在一塊。好像坐着，而二手抱着膝頭，時而向左，時而向右，樣子似乎在躱避什麽。他想了想，才想起那是他的祖父。可是，祖父爲什麽他到這時候兒還不睡覺呢？

他茫然地瞧着那條人影，聽着外面寂寂的雨聲。這時候，他覺得少女向他這邊翻了一個身，同時，由夢中喃喃地說：

「小福，小福，窩頭！」

於是，他又低細地叫她；

「姐姐！姐姐！」

但少女又不言語了，屋裏靜悄悄地。

「姐姐，姐姐！」

一樣，仍沒有回答。然而未幾，他也就被一陣昏睡所擄，把他帶至病熱，呻吟，與昏迷領有着的一個縹渺的國土裏去了。

醒時，已在次日晌午前。只見他的未知何時來京的鄉下的祖母，守在炕沿邊，關心而慈愛地望着他。他的姐姐，傍着祖母，立於炕頭。除此以外，屋裏靜謐地，似乎沒有別的人，他的後母，和二個小弟妹已不知道到那兒去了。

「小禹，好點兒嗎？」祖母關切地問他。

「奶奶！」

他叫得甚是費力。

「那兒不好過？」

祖母復問他。他只無神的瞧了祖母一眼，又懶懶地閉上眼睛，沒有答應。臉孔赤得像燒紅的鐵，小鼻翅微微扇着，氣息急促而火熱。待祖母想再問他時，他已又跌入昏睡狀態裏去了。

這老婦人望了望寂靜而空虛的屋裏，問站在她旁邊的少女。

「你媽上那兒去啦？」

「回娘家去了！」

「你爺爺呢？」

「不知道，剛才我還看見他！」

這老婦人是早晨由鄉下才到北京的——她差不多每隔一月，或二月，要到北京來瞧他們一次，順便對她的兒子拿幾個錢回去——她到這裏時，屋裏鴉雀無聲，她的兒媳婦和孩子，還有她的丈夫——她是知道她的兒子是上班去了的——都不知道到那兒去了。

她推開門，只見炕邊孤獨地坐着少女，少女不安而焦急的望着炕上。炕上臥着一個少年，那是她的孫子。少女乍見祖母，似窮途遇救的人，親愛的撲向前去。祖母手撫少女的頭髮，喉嚨間像有東西梗住，暫時沒有說話。

一小時後，老頭兒回來了。他見她，怔了一會兒，但旋即如幽靈，縮入他的窩巢裏去了。

「小福病的這樣子，家裏一個人也沒有！」

老婦人似對丈夫抱怨，又似對自己，喃喃着說。

「誰知道他病了！」老頭兒冷淡地說「昨兒個還是好好兒的？」

他說着，顧忌地環視四周，小心翼翼地把紙烟的烟絲抽去三分之一，由衣兜裏掏出一個小包，把包裏的白色的東西塞入紙烟裏，然後再把抽出的烟絲原樣裝好，點着火，慢慢抽起來。

裏邊少年又醒了，他微啓眼睛，無力地說：

「我肚子餓，奶奶！」

「你們早晨還沒做東西吃嗎？」

老婦人問少女。

「沒有！」

老婦人在屋裏找了一遍，什麼也沒找着。

「你不知道擱在什麼地方嗎，棒子面什麼的？」

她問她的丈夫。

「誰知道擱在那兒？」

老婦人再仔細地找了一遍，但所凡能吃的東西，什麼也沒有。

「這娘們心多狠毒，一點兒什麼也沒給留，叫他們吃什麼呀？」

老婦人絮叨着說。

「難道你什麼也不吃嗎？」她又向着外邊問她的丈夫。

但老頭兒並沒有回聲。過一會兒，她出來瞧時，只見方才還和她說話，昨晚因雨漏不能睡，而這忽又叚够了癮的老頭兒，此時已呼呼地睡着了。她心裏甚氣，呆呆地聽了一忽，但也無可如何。

他扶着少年，領着少女，來到中院，對曾太太乞憐地說？

「曾太太，您好！」她說着，做着笑顏「對不起，曾太太，您給一二個窩頭這二個

孩子吃吧！這孩子病的頂利害的，他媽還只顧回她的娘家，連一半個窩頭也不給留。可憐這孩子已有二天什麼也沒吃了！」

老婦人把少年安坐在椅上，少年眼睛搭拉着，懶得睜開來。

「林太太，您好哇」曾太太說「請進來坐吧，有剛蒸得的饅頭！」

曾太太張羅着，由蒸籠裏檢出幾個熱騰騰的熱饅頭，拿盤盛着，放在二個小孩的面前。少年聽說是饅頭，急忙睁開眼睛，精神了起來。他如餓鷹似地一手抓住了一個饅頭貪婪地吃了起來。但他祇咬得一口，便把眉頭皺起，臉色懊惱，把饅頭拿到眼前來，反復地瞧，悅如他要看看他所吃的東西，到底是饅頭，抑是石頭。

他瞧了又吃，吃了又瞧，勉强的再吃了幾口，便搖搖腦袋，把饅頭放下，不吃了。

「我吃不下，奶奶！」

他說着，又沮喪地，無神地把眼睛閉上。

是晚，後母與父親俱沒回來，父親不消說是由班上回到後母的娘家去了的，像從前一樣。

這晚，少年一直沒有醒過，昏昏地睡得不省人事。次日只醒過一二次，但雙目深鎖，問他也不答應。祖母守在炕沿，眼看着只剩奄奄一氣的孫子，搽着手，眼眶滿滿淚珠。

傍晚，後母與父親俱回來了。

祖母向父親抱怨着說，孩子病得挺沉重，你們一個也不管，要走了窩頭也不給留一個去，你們是存心要看着孩子死的呢！父親緘默着，不回一言，但後母却跳起來了。

「天有眼睛，我要沒給他們留下棒子面，我絕子絕孫，不得好死！」

「這年頭起誓管什麼用？」祖母一口咬住地說「我也犯不着說你，你到曾太太那裏問去，要有棒子面，我也不會向曾太太要饅頭來給他們吃的！」

「那我管不着，反正我留下了棒子面，是王八蛋，雜種×的把它賣掉了！」她大聲嚷了起來「是王八蛋，雜種×的，婊子養的把它賣掉了！」

她知道這是誰拿去的。此時，老頭兒在外面喃喃地說：

「我可不知道你們的棒子面！」

他們像失掉了溫良的人性的野獸，在一個垂死的少年的身傍周圍鬥爭着，爭鬧着，嚷叫着不知終止。就在他們這訴罵聲中，這位可憐的少年，悄悄地離開了這不幸的人世。

九

二分鐘後，悲哀的哭聲，雜着尖銳的慘叫，由前院揚了起來。哭聲是死者的祖母，

和被留在寂寞的人寰的姐姐的。號叫是後母的那歇思迭里的發作。

「噯喲——我的媽呀——是我成心害死他的喲——天有眼睛呀——我的媽呀——」

在這一片哭嚷聲中，黎繼榮和曾思勉談起了這個問題。

「這女人是够狠毒的」這位人道主義者又在爲人道而抱不平「好好兒一個孩子，生生叫她給折磨死了！」

曾思勉聽着他的深長的嘆息，不屑地瞟了他一眼，但不說什麼，在緘默的口角邊，遮住冷笑。

「我的媽呀——」

前院又傳來一聲尖叫。

黎繼榮聆着這失掉善良的人性的女人的叫喚。皺着眉頭，臉憂悒而頹喪。

「中國的後母！」黎繼榮在說讖語似的喃喃着「中國的後母！」他重複了一句「我就不明白爲什麼人類，特別是中國，必定要有這種悲劇！」

在旁邊的曾思勉，看着他這像演話劇的滑稽的神情，不覺好笑起來。

「看樣子前院的女人似乎又勾起你的人道和牢騷來了！」曾思勉譏誚地說「可是，我看你好趁早收起了你那一文不值的人道主義吧！告訴你，那種東西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它離實際太遠，至少在現在！」

「好了，好了，我一開嘴，就是人道主義」黎繼榮不高興地說「那麼，依你說，這小孩是該死的了！」

「那我怎麼能够知道呢？你瞧你那傢要咬人的怪樣！喂，喂，老黎，你可要想明白了，我這並不是和你抖嘴呀！」

曾思勉看着黎繼榮那似小孩的生氣的樣子，幾幾乎要笑出來。停了一會兒，他又往下說，換了正經的口吻。

「不過這裏有一個明顯的事實，可令我們深省，即這小孩大概三分之二是命定着要死的，而這死的機會，却偶然操在他的後母的手中吧了！」

「是偶然也罷，不是偶然也罷，無論如何，這位女人對少年的死，是不能無負責任的！」

他斬釘截鐵地一口咬定。

「看樣子」曾思勉諷刺地說，有意挑剔他「如果你是判官的話，那這女人準定有罪無疑了。你要是這樣做的話，我敢斷定你地地道道是個好判官。但是在另一面，你也是地地道道最糟的傢伙，是一架推行法律的機械。你要……好不好，我們把觀點擴大點

鷄文，他搬開了諷刺的語調「因爲這樣，你立刻就可以發見你那種辯法是多麼消極，它於中國，是怎樣不甚足取的東西……」

「名論，名論！」黎絲榮很快地學會了譏諷的口吻，不服地對他反攻「綜合你的話說以中，結論，即中國不需要道德，是不是？反過來，也即是說中國等於野蠻！那末，請你搬到外國去住去好了！」

「不然！」曾思勉嚴肅地說「你好像把我說的意思弄錯了！我但說，道德可讓有健康，對自由的生命，而保持着正常的思考判斷的國民去研究，去推行。至於我們的問題，是在於怎樣來維持我們的生命，並且怎樣來排除能夠威脅我們生命的一切障礙，他們徬徨於生死的歧途，死與餓，時時展開在他們的面前！窮一，他們是運命的傀儡……」

「運命的傀儡？」

黎絲榮半像不解，半像嘲笑似地反問。

「是的，運命的傀儡！」曾思勉不奈煩似的重複着說。至此，他又回復了那冷冷的態度，繼續補闡「他們在運命的圈子裏走着，摸索着，但他們自己一點兒也不知道。有時候，他們也又應抽組趨開這圈子，不管是意識着，或無意識的。總之，他們從很早就想擺

脫它：遠昔，則有記錄可資我們翻閱，最近，則有辛亥的民族革命，五四運動，識字運動，對婦女問題的關心，農村解放，勞働保護，家庭制度的改革……等等。但是悠遠的歷史，使這圈子紮得極度堅牢。這我們可以從現狀，看出他們掙扎的結果，所得的功績與成就，是那麼滲小。最顯明的例子，則有，他們還餓着肚子。

這樣子，他們負着歷史的重担，像網底游魚。他們在這裏，或生或死；或哭或笑；後母虐待前妻的遺子；倒穢水倒到隣院的門口；爲二個窩頭，母子無情，兄弟爭執；竊盜；酗酒；吸毒；犯罪；遊手好閑……。虐待者，和被虐死者，即生者與死者，他們俱同樣受着運命的播弄。何謂運命，拆開來說，便是，貧窮，無知，守舊，疾病，無秩序，沒有住宅，不潔，缺乏安全可靠的醫學，教育不發達，貪官汚吏，奸商，阿片，賭博，嫉視新制度和新的東西的心理……。這些，便是日日在踩躪他們，踐踏他們的鐵蹄，是他們對祖先所負的遺產！」

他頓了頓，又繼續說下去，以目制止了這時由門外進來正想和他們說話的曾太太。

「我們這院裏的人家，你很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一步一步走向貧窮？并且是怎樣的更由貧窮走向破滅？他們祇要一度被貧窮所擄，就不容易掙出來。它是生命的危機，它將誘起了惡性的循環，即它會引起一切不良的狀態，而和這種狀態互相爲因爲果，創造

了一個死的深淵，讓它的俘虜在那裏浮沉而滾轉，永遠出不來。他們的工資太低，他們的父親日日所得的報酬，多半祇够維繫他自己一個人的動物的滿足，他的家族的物資，還須家族各個人自己去獲得。因此，不但是他們的父親，就連他們的幼少者，都被無情地斷絕了一切改善而使自己向上的機會。所以他們的孩子，即繼續他們之後的這些中國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只好仍負起與父親同樣的地位與待遇輾轉下去。這就是他們的運命，是他們當前的狀態！」

「呵，呵，」黎織榮不屑地說「我以爲你有什麼新穎的見解，原來說了半天，歸根還是你自己拿圈子套你自己的脖子，你才是個地道的人道主義者。那麼，依你說，他們須怎樣才好呢？」

「怎樣才好？」曾思勉輕蔑地說「那我也不知道他們須怎樣才好！」

「這就奇了，你絮絮叨叨的說了一大篇，末後却來一個不知道，那不是不得要領嗎？」

「如果這還是不得要領，那就讓它不得要領好了！我的目的，祇在說明事實罷了。至于他們須怎樣才好這種問題，祇好讓他們自己去研究。好在他們是聰明的人種，他們所缺欠的似呼并不是辦法，而是毅力。是的，他們大概是短這種毅力，換句話說，也即

是實踐！」

曾思勉說至此，便緘默不言，由他那極度厭煩的表情看來，大概他是甚飽膩於這種無聊而肉麻的問題了。

「原來說來說去，到底還是這麽沒頭沒腦的完了！太欠條理，也無聊呀！」

另一面，黎繼榮甚爲不滿的，像對自己，又像對曾太太似的嘰咕着。

「老寡婦的兒子，」停了一忽，曾太太看他們似乎旣沒有話了，這樣報告他們說「剛才回來了，可是老太太被舖也沒了，錢也化光了，老六不放過他，說要報官，老寡婦着了慌，賠他二十塊錢算完事呢！」

曾太太見他們二個人，似聽，似不聽，都沒有言語，也就住嘴了。

此時，前院的那歇思迭里的狂叫已止，祗有凄楚的哭聲，還在中夜的院裏的幽寂的空氣中，回盪着而已。

翌日，一具小棺木，在暮色中，無聲的被抬向哈達門外去。

傍晚，黎繼榮看見孤獨地，一邊在掽着昔日少年曾拉過的風箱，一邊悄悄地在淌着眼淚的少女時，他突而憶起了昨日曾思勉的話。他由這裏，鮮明地看見一步一步走向貧窮，更由貧窮一步一步走向破滅的一個民族的運命的影子。

十

季節又到了深秋的時候，蕭瑟的陣陣秋風，吹落了路樹的黃葉，院裏的夾竹桃，也早經凋落了最後的花朵了。

邵太太又開始把她的花盆，搬進屋裏了。她站在花傍，瞧了瞧盆下一片狼藉的黃葉，和半裸的，在涼風中顫抖着的枝梢，感慨着說：

「日子過的真快，眼看又到冬天了！」

她說着，一邊，一盆盆地剪斷了花樹的枝葉。「夏天，我搬出花盆時，老太太還在南屋裏住，沒想到不到幾個月的工夫，他們也搬走了，人也散了，老三也死了，我們的院裏也變了！說不定明年這個時候，我們這院裏，又是怎麼個變法呢！」

「可不是！」東屋的莊太太接着碴兒說「孩子他爸前幾個月還說，要找房子搬家呢，可是，院裏已不像從前那麼亂了，我告訴孩子他爸說，不用再搬了！」

這院裏，正如邵太太說的，變了。第一要報告的，是這所院子，已換了房主人。

在今年的夏天，由舊房東的家裏，被當局査獲了大批的鴉片，海洛因等東西。理髮店被封了，伙計是一哄而散了。一個多月以後，宣判發下來了，是三年有期徒刑。二個

月以後，由嫡妻的主意，把這所房子出讓與祇愈在這種亂世，偏愈能發揮他們的本領的，那種善於投機的應運而生的新興階級。由這突發的事件所要波連的變動，當然是居住在這院裏的住戶的變化。第一個，老太太的居住問題，發生了動搖。其次，出於新房東的意見，前院二家另找房子搬家。

這位和善的中年男子，瞧瞧叫破傢俱和煤球，柴草什麼的，塞得幾乎無立錐之地的前院，擰緊眉頭說；

「太髒！太髒！」

於是，在二個月前，前院二家和老太太，便也陸續的由這院裏搬走了。

「你要讓他們搬到那裏去呢？」

如果有讀者這樣責問作者的話，那作者也不知道，並且也不是作者管得着的事情。至多，作者只能這樣回答他。

「讓他們仍搬到汚暗的小房子裏去吧，因爲這是最適合他們的！」

然而祇有關於老太太的去向，作者是自信着能够回答的很清楚的。因爲作者曾親身聽見邵太太把這事情告訴曾太太。

有一日，曾太太問邵太太；

「老太太是不是還回到她的女兒那裏去？」

這時，邵太太很不屑的由鼻孔哼了一聲。

「回到她的女兒那裏去？」她說「姑奶奶這時候還不知道要怎樣安置她自己呢！你想一個女人，作人家的姨太太，又沒有一兒半子，丈夫又不在身邊，能不能够和正妻爭家？說不定她自己正沒地方安插呢，她接老太太去？」

「那麽，老太太難道回到老三家裏去嗎？」

「不回老三的家裏去回那裏去？老六又沒成家，在櫃上吃，櫃上睡，老太太他接去往那兒擱呀？」

「可是老三不是死了嗎？」

「那也沒法子呀！」

於是，老太太回到老三的家裏去。不幸，就在這時候，老三却死於那次使北京城陷於恐慌的那可怕的虎疫裏頭，誰來養活老太太和他們呢？

老六則自那回的結婚失敗，他甚爲懊惱，與悔恨，尤其化掉了他二十餘年辛辛苦苦積蓄下來的五百餘元錢這事情，他每每想起，便覺心痛。而今，他已立下決心，決意不理餘事，而只老老實實的幹舖裏的活計，想法子再攢下些錢來。

「有了錢，便能够再娶個媳婦兒呀！」

他這樣想。

最後，在這裏，似乎尚有需說點兒什麼，譬如關于這院裏的最近的情況。其實，這院裏也沒有多少可以報告的事情，有，也祇如下幾種，如：邵成全他已落為平常的住戶，在每到邀房租——他現在是要邀房租的了——的時候，常使他心裏感到不舒服，至有半個月之久；莊太太的孩子，已被他教育得一個個都變為那麼乖覺聽話的好孩子了，并且她的丈夫，財運亨通，在本年春天很賺了幾個錢，於是她很快的學會了怎樣去愛惜自己的東西，比如魯太太向她借點東西使使時，她決然拒絕等等；魯太太時常向她的丈夫歪纏着，原因是她的丈夫不給她雇個老媽子；我們那位熱情的人道主義者，不知為什麼，卻一下子，變為憂悒與感傷的人；前院新搬進來的人家，於人數上，比從前二家合起來的人數少二個人……如此等等的瑣事而已。

約莫又過了一個月，冬已漸漸的降臨到這古老的北京城來了。在冷風從樹樹的枝梢間，掃落最後的黃葉的一天，曾思勉在西長安街的街道上，遇見了一個腰間束着一條麻繩，而像小和尚的少年，攙着一位顫顫擡擡，步行困難的老太婆，在向行人求乞。那即是數月前住在這院裏的老太太，和她的孫兒——已死的老三的兒子。那少年冷冷地瞧了

佮思勉一忽兒，便又毫無表情，而像對其他的生人一樣地，向他伸出右手。同時，那似乎已近于失明的老太太，也用了用以感動人的哀聲，對他乞憐。

「善心的老爺 修點兒好吧 可憐可憐我們沒有飯吃的人吧，修福修壽的老爺——」

佮思勉悲痛地瞄了他們一眼，就也掏出毛票，和對普通的乞丐一樣，扔給少年，頭也不回的走了過去。同時，在心裏感到了一種類似憎惡與鄙夷的感情。

三十三年，七月，七日

新 生

火車不停地在黑暗中向前奔，輝煌於夜空的人間燈火，漸隱漸疏而至於沒有時，火車已經繞過城廓出永定門郊外來了。

比開車時，人聲，與由嘈雜的人們所捲起來的紊亂的空氣，是平靜得多了。也許車到豐台，人們便將完全滿足，而且安靜於既定的狀態與姿勢裏的吧！

可是最悶人的還要算是放下窓幔，這麼一來，我們只能在這窄窄的車廂裏面的渾黯中，各自找得最宜於自己此時的心的安息與和平。但不拘怎樣，難道我不可以在這個時候，靜靜的研討與檢點一下自己嗎？

我從來就沒研究過，正視過我自己，根本我就沒想到研究自己重要於研究他人，或以外的一切東西。想起來，這與其說在我的體懂，毋寧說是在於前此並沒有促迫我感到研究自己之必要如此次的機會與環境。好了！現在我知道這些了！我而今得開始對自己加于嚴肅的研究與檢討。我得先清楚了自己這個人，然後才能進而研究自己以外的第三

著，和我所接觸的生活範圍。這些，前此是作成黑茫茫一片霧，緊盤繞在我的周圍的。我想只要先磨亮了我自己這盞燈，便不難於此如無底深淵的黑暗中，探出一條光明的路。

想當初——那兩年以前與兩年以後，兩年以前，我是多麼幸福，家裏又是多麼圓滿呀！不料兩年以後，事情完全變了，我與家俱零落了，這是怎樣一個明顯的對照呵！撫今追昔，只有黯然神傷而已！

兩年前，我們哥兒三個都有份事兒，三個人養活母親以下擁有十一口人的家庭。那時候我在某機關，每月往家裏拿回兩袋麵，和四十元錢。大哥與三弟，我不詳他們拿回來多少，但我想他們也一定拿出了在他們所做得到的分量，或者比我拿出的多或少，或竟一樣無疑。可是我能管的這許多麼？並且是我而今才明白的，最要緊的並不是在乎他們有沒有拿出來，或其數目，而是在乎自己拿出多少，便能夠收回多少利益這個原則。而實際在家人給與我相當的尊嚴和地位的那時候，我是很滿足於我的現狀的。

那時候，我牢牢地獲得了在家庭中應得的地位和尊嚴。在母親我是子；在弟兄之間，我是大哥的弟，三弟的兄；在年幼者之間我是長者。全家裏是一團的和氣，幸福，圓滿。親子有愛，兄弟有敬，夫妻有情，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好像我家是在具現著儒教

的精神與道德。在世浪不平的大海上，我家是滿蓄着西北風向前駛的一隻船，一帆風順。

這樣子維持了好幾年。至兩年前，風勢一轉，壞了，變了。兩年以後，家運一直萎靡不振，我自己是潦倒不堪回首。我爲什麼一落至此呢？爲什麼？兩年之前與後有這樣令人難於相信的興衰與榮辱，這差異從何求解決，從何求答案？

支持家庭的倫理與經濟的組織發生變化了嗎？

有此機會，我得認真檢討這些，而且清理這些，像解剖被擱在實驗台上的生物似地來探取這前後的因果的線索。我今年二十八歲，二十八歲還不晚，問題是在自己能不能夠把自己從迷霧中解放進光明裏去！

在當初如果我能夠充分認識自己的生活範圍；知道自己的地位是拿什麼換得的；家裏的圓滿是靠什麼；什麼才是團結家庭的最大力量；單憑倫理道德不能夠約束家庭，而它是靠什麼而存在的；那麼，這次的失敗與打擊，也許不會至這麼大，至搖撼了全心魂！

而今我才明白，這一切都是由生活派生出來的現象。有了圓滿的生活，然後才會有

圓滿的家庭，生活才是團結家庭的最大力量；倫理組織是生活派生出來的社會秩序；而我的地位與尊嚴，也就是因爲我能夠幫助家庭的生活的有用的一員。

家庭是一種公司，我今天入股了，今天我便是股東；可以由這裡盡量得到愛與笑意與收益；明天我脫股了，我不是股東了，完了！那麼請走吧，莫躊躇！不然，你便會立刻碰着人們的冷笑——能夠叫你打戰的比冰還冷還難受的眼光與臉色。

但不論如何，我將終我生涯爲我在短短半個月間人們對我的待遇的變化與矛盾，而顫抖，而傷心。

兩年前，我爲了正義在某機關和一個爲上司所寵愛的同寅衝突了。我在那時候雖然搶回了正義，却失掉了我的地位——某機關把我辭退了。

我失業了。可是家裏人全不知道。我告訴他們我辭職了，他們微笑着搖搖腦袋。他們幷不相信，許以爲我是在唬他們。

「我眞辭職了，和同事拌了嘴！」我認眞地說。

他們胡惑地瞧了我一會兒，但在次一瞬間，仍又笑開了；他們似乎還不相信。

第二天我沒上班，第三天我仍歇着。就在那第三天母親不放心了，她進來問我，我

正伏在寫字台上寫字。

「存直，你辭職了？」她顧慮地問我。

「職職了！」我仍低着頭。

躊躇了一忽，她又以低細的聲音說：

「存直，是……」

「不是說了嗎，和同事拌了嘴！」

我斬釘截鐵地說，打心裏有點不耐煩。

沈默。母親也不言語，也不走。過了數分鐘，我本能地仰起頭來瞧母親。母親緊站在我身邊，臉却呆呆地望着我出神。望了一陣，出去了。將出門口時，我却聽見她輕輕的嘆息。

在是時，我幾曾想到失業會使人這麽悲觀呢？

不一忽，便聽見上屋裏有一片聲浪；有母親，有大嫂子，有弟媳婦，大概妻也在內。她們哼哼唧唧地，像在議論什麽，斟酌什麽。

是晚，妻還問我是不是眞辭職了，并且又說：

「母親說，同事拌嘴鬧意見也是常事，能够煩劉大伯伯到那方面轉個環，復職了才

好！」

這幾日他們總愛偸偸地窺視我的臉色，他們的眼睛是滿帶着胡疑與猜度。

家裏沈默了幾天！

不多數日，他們所胡疑的，終而隨着某機關的公文書之到，而成爲決定的事實擺在他們之前了，事情是再也沒有挽回的希望了。他們是一邊暗暗瞧着我惋嘆，而一邊却默默地接受我之失業。也就從這時候起，他們的眼睛，便漸漸變爲秋天那陰晴莫定的怪樣，態度也漸漸帶出冷淡的角度來了。我的地位漸見動搖，尊嚴也漸次墜地了。

但，這些我並不以爲意，我絲毫沒有疑慮。這算什麼，我就失望了？豈有此理！我有很多幾年共過事的朋友，還有幾個榮達的在學時代的同學。路兒很有幾條，都只展開在我的脚邊，只要我從那裏頭挑出一個我喜歡的就好了。

這樣地，一兩個月是在安心與自信中流過去！

然而有一天，眞叫我忍無可忍了。

是上午，他們的談話又搬上了我的失業問題。我是極不願意人們談起我之失業，尤其更讀錢大嫂子的那時指張罵李的口吻。

「少田找了半年多的事情了，聽說前幾天才找得××小學校一個小職員。謀事不易呀！」

這如一枚針，往我心上戳，我跳起來，一把抓了帽子便往外跑。到門口時，我回轉頭來投下如掃的一瞥；「瞧着吧！」

我一邊在心裏數一數幾位應訪的朋友，和訪途的次序，懷着滿腔的希望跳上電車。

我得耐心靜候，

幾個朋友都由衷同情我，並且答應我他們不能拋棄他們的好友，叫我在家裏聽信。回來時我又給外地的友人寫了數封信，依樣請他們幫我的忙。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三個月的時光，在希望與焦灼參半的不安中流了過去，但，朋友圈無待言，只消息也似石沉大海，不見些兒波紋。

在內心，我漠然感到一種不言的預感。我再也不能在家裏守候了，爲要重訴友情，再一度去敲他們的門。他們還是一樣的同情我，歡迎我，並重新約束，起誓，他們決對不會對不起我們之間的友情……等；叫我仍舊聽着信。

可是音信却一如前次，杳然！

守候而哀求，哀求而守候，像喪家之犬、躑躅街頭數月而得者，是如以水澆石，無限的沉默與冷眼，徒增我之悲哀與灰心而已。我之訪候，由一次，二次，至于無數次；他們對我的態度，則由歡迎，而冷淡，而至于不耐煩。隨着扣門數之類[illegible]反比例地招來他們頻厭我之深。到後來他們率性推故不見我，把我從門口便驅回來。及至一個算是我以前很投合的摯友，堆起滿臉的不高與把我拒絕時，我完全領悟這條道兒是絕望了。

啊，四面楚歌！

這中間，他們是不停地增深對我的冷笑的分量與深度。當我抱着希望與熱情出門去，傍晚却又垂頭感着濃重的失望與悵惘而回來時，家裏照例是早預備着滿幅鋒芒的嘲笑與輕鄙在候着我了，準備我一進去，便如一盆冷水兜頭潑過來。起初我還當若無知，極爲坦懷。可是久而久之，自制力失掉其平衡時，我不能不在他們的那鐵冷視線之下自覺瑟縮，而且冷戰了。在幾個月以後，我因爲怕自己跑了空回家時所將受到的人們的輕視與嘲笑之可怖，而致一點兒不敢把找事或訪問的氣色帶出在態度上，或竟至斷止了一切的訪問與外出。

人們的冷視是怎樣的可怕，和不幸至受這種冷視的人是怎樣的可憐，這一切我都嘗

「他不會再來了！」她說着，寂寞的俯首視地。

「不會再來了？」我反問着，驀然我恍悟了這是什麼回子事「噢，是妳和他分開啦，多啦？」

「是，前天去信，我已叫他以後別來了！」

她臉色慘然，同時，淚也潸潸而下。我一陣難過，不覺的便也怔住了，兩個人暫時相對無言。片刻，還是我先開口對她說：

「事情也不在乎這麼決絕，慢慢兒離開他是了！如果妳心裏十分難過的話，可以從長想辦法，不然，就叫他來會一會也不要緊呀！

「我不想見他！」她說。

「那末，妳真個決心了？」

「嗯！」

她從哽咽着的喉嚨裏擠了出來幽細的聲音。

「那我算可以給妳父親去信了，是不是？父親要得着這封信，不知多高興呢！」

她祇點點頭。言不成聲。

當我在發那一篇理論時，我是不會料得「愛」在人間會有這麼大的力量，而且體味

到這婆廷近人間。在心之一隅，頗感唯有自己給推出於人間的愛之圈外，而覺到切身的孤淒味兒。同時，一邊爲在運命播弄之下的主人公抱着的解脫，服從，和獻身的那種悲壯態度而讚嘆，而尊敬。在另一邊又不能不爲在如是運命之下，而猶懷着留戀和繾綣的人類的寂寞心情，寄着無量的感慨與悲哀，一時竟不知己身之何在。但當我再憬悟自己是助成這不幸事件的洪流的一個波汶時，於是，我又爲我似乎過於殘忍的舉動，而感着狹歉與譴責。悲莫悲於生別離呀！

這事件包裹着有某種暗示與教訓，不禁令我有所反省。我料得這大概就是常人所謂之運命者，然而，我覺得再沒有比運命在這裏所含的意義更糢糊，更矛盾的了。通常所謂運命，多是指冥冥中的一種力量而言。不過依其動機和所構成的內容觀之，與其說運命是冥冥中一個不可抗力的安排，則毋甯說是人與人間所摩擦而成的合理的事實的總和。比如在當事者自身並不那麼馴伏地去迎合展開於眼前的任何約束，而竟樹起意志的旂幟去創造，並實現他自己的希望，這不是很有可能的事嗎？事情不是很明白的嗎？

可是人類並不這麼做，他們甘願流着眼淚去接受這杯苦酒，說這是運命。啊呀，我將爲人世間的這無意義的悲劇而茫然，並長嘆息了。但，奈何，人類的生活，無時無地不在要求我們對運命的服從，恰像法律似的限制我們在一個最低限度的可能範圍之內，

接受人世間的種種愛憎，苦樂，悲歡，與離合。

在病中，她有時悲泣，有時幽怨，有時憂鬱：精神黯然，然而，一場病雖然釀成她的冷淡，另一面，却把她自傷心，悲憤，與尤怨中解放出來，仍把她領往煩瑣的生活裏去。病好點兒了！這便是她與社會和解的第一步。如今，她已隨着病愈而回復到昔日的狀態裏去了。但這裏却有不完全回復的，那就是她的明朗的笑聲，和快活的姿影。我回想這些怕將永久離開一個青春爛縵的少女長去時，便不自禁寄與莫大的同情和哀恤。

我因顧慮長此以往，恐與舊事不能有完全的忘懷，故常請到她的朋友胡小姐來招她出去玩耍。

一週兩週如此過去，轉瞬已經過去半個多月了。

她父親的回信也到了。接着我們那封報告信以後的他的高興，是可由來信體察出來的。他末後說：再過幾日有公事之史，他要回來瞧我們。

收到父親的信，她不但不見快樂，反把這數日好容易才顯出一抹高興的霞彩的臉上，又勾出悵惘的悒鬱來了。成日關在屋裏，呆呆地不知在沉思些什麽。入夜，還不見有些糠聲息，直至夜已深沉，才漏出一片低細幽沉的聲音。但那已是凄惻的啜泣了。

第二日，恰逢是禮拜日，下午，我領她上中央公園。

我們先瞧瞧繆樂園的金魚，然後沿迴廊，取道往水榭去。穿過石門，逶迤順土坡下小徑走。甫及土坡盡處，只聽錦芝忽然「呀！」地很低細的失了一聲，臉上刻着吃驚的神色，兩隻眼睛直楞楞地往前瞧。我也不覺把視線移往前面去，只見蕭疏的一片細竹那面，這時有一條人影幌一幌往東塹去了。暮色蒼茫中，我覺得那好像是學生。

來到春明茶社，我們便揀了拾棹子坐下小憩，也不怎麼，她又緘口默默，沉首作漫長的憂思了。當時我心裏委實有些懊惱，轉恨她父親把這份違拗人意的難差加諸我身，而自己又何必多此一舉了。

半晌，我從廁所回來時，却不見了錦芝，我心裏一陣懷疑，發見杯底下壓着一塊紙片。我拿起來，那分明是錦芝的筆蹟，寫得很潦草的鉛筆字。

「曹先生，請不要找我，我有事先走了！

在我未把一件事情想清楚便回答你，這是我的過失。我後悔我說錯了一句話，同時也希望你相信我這是錯的。而今我父親將回來了，我不願把一句說錯的話，重複在我父親前，鑄成一件不可挽回的恨事。我知道，我父親不會理解我，正如你不會理解我一樣。如果改造命運為可能，那麼不一定要信從父親去鋪排便為幸福！

我相信我自己的愛，我將依靠它為光明的指標！父親前，我自有所陳言，也懇求你

能幫我的忙！你是[illegible]人，我將憑藉它，到你不會責難我爲止！朱錦芝留啟。」

那晚我睡的早，第二天，妻告訴我，錦芝昨夜回來的很遲，今兒一早飯也沒吃便又走了。並且還說什麼她回來時，還見她滿臉笑容，早晨又是興高彩烈出去的。傍晚，我從街上回來，妻便又告訴我說：錦芝既經回來了，而且還帶着張先生一塊兒來的，現在還在她房子裏呢！

我聽說，正起身欲往她屋裏去時，忽然外面一片聲浪，跟着門簾一動，便已進來兩個人。前頭的是錦芝，後邊的不消說那便是張先生了——是一個比我還要高大的清秀俊麗的青年。

「讓我來給您們二位介紹」一進來錦芝便在滿屋裏洒着明朗的笑聲，快活的說「這位是曹先生，這是張先生！」

他們只坐了一忽便走，走時，張先生很慇勤的行了一禮，然後溫文爾雅的出去；「再見！」

我呆了半天才慢慢兒定轉神來，前後一想，彷彿覺得自己像受了戲弄似的心裏怪不好受，就不由自主的發了一陣寂寞而憎惡的苦笑。等我走出門外，他們已拐過南邊的胡同離不見了。屋裏妻在埋怨的說：「善心遭雷打，我勸你少管他人家的閑事呀！」

三十二年八月

薄芒

她彎着腰身，靜靜地在摘猪菜(註一)。上下身屈成九十角度的臀後，已經洗褪成黑色無光的雙齒衫裾，澇刺刺地迎風飄蕩；偶爾給吹得與彎下的背身打着水平，或竟高揚起來，像一隻灰黃的母雞在搖着尾巴。她一株一株，挑着老熟的蔓齊地皮割起來，像漁人收網般地，從橫縱豎串的亂蓬蓬的番薯壠裏把它抽出來。於是她身邊，甚至連兩三丈遠近的這些密密層層的猪菜葉下，便會蠕動起來，向她這中心地爬，如有什麼小動物——小耗子在那裏頭走着似的。猪菜雖然已摘過幾次，這算是很末的了，但旺茂而肥碩的蔓，只要割得五六株，便够她盈握的。

她來回摘完兩壠了，而猪菜也已摘得差不多少了。她後面與左右，已給摘起來束成一小把一小把的猪菜，挺直在壠上面，新鮮而油綠，從蔓滲出來滴滴的乳汁，帶着淡淡的草腥。翻過來的葉背，似曬在沙灘上的白魚腹，風吹着，一閃一顫的發亮。早摘的已經被下午的炎陽，曝的軟癱癱地喘息在一堆了。

摘完第二壠時，她伸直腰來稍息一下。她抬起頭來眺望已經西斜的太陽，又雖瞧展

開在她周遭的田壠。除開幾丘七月期的已齊人高的甘蔗園，和一些菜園以外，這一帶—從南崗到北崗，從東崗到西崗一望無際的田野，都是如地毯平坦的青悠悠的禾田。園占，松姑，烏殼(註二)、還有不很多的蓬萊種，又還有更少的圓糯等等。

現在是八月農閑期。連最遲的烏殼，和晚蒔的蓬萊，也都踏完田(註三)了。田壠間很少有人，倘或在什麼地方有一個，或兩個人，但那多半是肩上荷着鋤頭巡視田水的兒，不然，便是要來瞧瞧看從他們手裏或播，或蒔下去的種子結實得如何，什麼時候可以收穫了，而且這大地是拿什麼樣的成效來報酬這些地上辛苦經營的人。

早熟的稻谷，已經是稻穗離離，帶着淡青的花兒遮互天際，像真天閑靜而徜徉的白雲，在秋風下涉涉地低語着如地蜂之幽鳴，昂起又低下它亭亭的穗串。就是松姑，烏殼也已經着胎了，葉鞘下鼓得圓而肥的像飽滿的竹筍，甚爲可愛。禾頭下有薄薄只浸得禾根的水，偶爾有田蛙什麼的在那裏頭跳動着，於是便有微細的騷騷嘩嘩的禾葉聲和水聲，倍添這周圍無邊的幽寂與閑靜。

肥沃的大地，既結着果果的華實了，展開在眼前的是無限的豐饒與充實的生命，綠的葉，稻，與白的花穗……一切在交織着生之歌曲。像風瀏瀏地吹來，這些遼曠的稻田便興着恍惚似夢的波浪，從南崗一直向北崗下滾過去，滾過一陣又一陣，似乎有什麼無

形的東西，閑逸而極瀟洒地在那上面跑着一樣。風裏稍來清冽的草香，與疏淡的稻花香，間或挾雜有濃馥的山花香氣，那似乎是從山坳裏帶出來的山棕花香吧！

四面很靜寂，只有風聲與草虫的嘶鳴而已。有時也從南邊山腹，或山阿，或從什麼地方送來深幽的山歌，丁丁的伐木聲，與咿啊地車輪的長鳴。人影雖然從田丘間消逝了，但這些農村的人們，却在山裏活躍了起來。他們都利用着田家的暇期，上山採柴草。肩挑的，背負的，有牛車的人家便使牛車拉回來。所以人雖然看不見，却能感到周邊的嚶嚶的人聲與氣流。

太陽已不似適才之熱了。並且陽光弱下來以後，那棲息於山谷深處的山風，便又颯然吹起，拂拂地又涼又清爽。

她摘下竹笠，把它擱在田塍上，拿兩手當梳子，把被笠子壓得向兩邊歪斜的頭髮，和黏在額上或耳邊的鬢毛攏上去，又整飾整飾壓得扁平的稍亂的髮叢。

她再一度茫然逡巡她四周的田野，看到一里外的南邊，讓深翠的大竹圍團團圍住的村莊——竹頭莊。村外和村邊的人家的檳榔樹，高聳在一切屋脊，樹稍，和竹尾上頭，巍巍的遙插天際。一簇簇的葉叢似肥厚的絨擇子，在風中很懶慵的搖過來擺過去，彷彿是在撣拂着靜躺在薔薇色天空上的雲堆。村子裏悄悄地沒有半絲音響，也很少有人出入，

但北至善堂的村道—即在她的蕃薯園那向—這時候却有一個婦人朝她這邊走來。那是黃阿六伯家的大兒媳婦阿金嫂。她堆下笑容迎着阿金嫂說：

「阿金嫂，打柴去呀？」

「是！」阿金嫂來到園頭站着說：「昨兒個秀妹她們回來說，人字石峯有很好很乾的菅草，我想瞧瞧去。早裏晚裏偸空兒打它十天八天，一個半個月燒的就有了不是？這季秋雨，我家裏那些兒柴都快燒光了！」

「怎麼就只你一個人呢？」

「可不是」阿金嫂忿忿的說：「別人家的男人不管有空沒空，都會幫頭幫尾，爽爽利利。哪像我家裏的男人，偏癱了手脚似的，不管我們女人忙的像磨心兒滿地轉，他們還是不理的……喲——英妹，這秋蕃薯够多好呀！」

「那裏，採的也就快差不多了」她說：「阿金嫂，妳不是說早晨回娘家去了嗎？」

「算什麼，過條河兒上個坡兒就是了——我是晌午前回來的。是呀，英妹，我在娘家聽說阿龍又反病了，眞的嗎？」

「我也在前天聽姑母這麼說來」英妹漫然說着，聲音覺得有絲絲悵惘「可是阿金嫂，妳聽他們怎麼說來着，是怎麼樣反的病呀？」

「聽說打那回回家以後就很好了，也會跟人家下地裏做輕點兒的活計。不過，到近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又反了病！」

英妹並不則聲，頭稍沈着，好似有什麼懊惱。但阿金嫂毫沒理會到英妹這時的臉色，又往下說：

「一回好了，兩回病了，這怎麼好呀！年青人……」

阿金嫂說到這裏忽然頓住了。因爲她瞧見英妹的面色忽然悲慘起來，一臉憂悒。於是她仰看太陽；太陽既然西斜了。

「天不早啦，太陽已經斜下來了，妳的豬菜還沒採夠嗎？」阿金嫂說「英妹，哪天有工夫到我家玩兒去！」

阿金嫂說着，慌忙着走了。

傅英妹很慢很慢的才抬起頭來。臉上是無限的幽怨與惆悵，眼睛有點實然了。她回視那已走得很遠，走的很快的阿金嫂的背影，嘆了口氣，然後才又懶洋洋地繼續她的工作。

一連恨事，又重新被阿金嫂給鈎起來了。

四個月前。

四月已將過半了。傅木生——英妹的父親——由鄰村河嘴頭探親回來時，一邊抽着水烟筒，一邊報告英妹說：

「過兩天，妳姑表兄弟阿龍要出來借們家裏養病。今早妳姑夫跟我提求着，我已答應他了！」

馮阿龍是英妹的傍系姑母的兒子，久患肺癆。在他那又乏良醫，交通又擁塞的僻遠的小山村裏，要調理這種病，是非常不方便的，在如是狀態之下，病人是不得不離家另就了。於是馮阿龍的父親，便托了傅木生關照他些兒，讓他出來調養。

過一禮拜後的某日黃昏，馮阿龍便到了竹頭莊英妹的家。

這時候竹頭莊有如燒開的沸水，鬧嚷嚷地人們正忙碌於做大冬田（註四）。薙除田塍上茸茸的亂草；鋤開田頭田角的荒地；潑圳漁；踏割耙；脫禾秧；找短工……。而且一小半的人家，已經在蒔田了。田壠間滿是幢幢的人影；做田的；蒔田的；送秧的；間或送飯的：似燕子穿梭般的來去着。有男的；有女的；有小孩——這多半是來看熱鬧的——有老頭兒——這是來幫東幫西的。從年輕而快活的男女間，不斷地這兒那兒有熱情而俚俗的山歌的唱和，有小孩的怪叫；呼嘯；甚至雞鳴；犬吠；牛吼；小鳥啁啾；白鷺悠逸的

長嘯。四面是洋洋的田水，假浩淼的大海，中間突出着剛蒔下而浮出在水面上的——也有不少叢頭叢腦鎮個兒沒在水裏頭的——青黃色的禾尖。上面，灩灩的夏陽在潑散着光與熱，白雲在萬里蒼空，一無牽掛的徘徊着，潺潺地但流水靜逸；樹葉作明朗的輕息；竹梢在夢境裏擺盪不已。下邊，是在凱風下田水皺稜稜的漣漪，與深深的樹影躺在地面的黑塊。

就在這樣亂慌慌的時候，為阿龍出來竹頭莊了。他到英妹家時，正趕上英妹剛由田裏回來要做晚飯之前。

那年，阿龍比英妹少一歲——二十六歲，所以管英妹稱姐姐——英妹姐，或簡稱之英姐。

自阿龍到來以後，英妹的家裏便在無形中熱鬧起來。他在這一池死水裏導入一條活泉源，使得上面這層永不與波的，鈍滯而近于枯寂的靜止面，漸漸泛起燦爛與盪動的波紋，和調諧的，合拍的潮聲。這裏，像春花鮮明的笑顏，與快活如雲雀之歌唱，而一無牽掛的歌聲，隨潮激而起；舒暢的謳謠與和平，織夜氣而至。

特別在幼少者之間，他更其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游泳，釣魚，登山，捉蟬兒，唱歌，繪畫……。

同時，給英妹在家裏的事務上，憑空多添了一份工作。起初是小孩們自行去求他參加他們的遊戲，後來，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學得，而又是從那裏想出來的，他們那小心靈上，以爲與其自己，倒不如託自己的姐姐去求他反而要來得有効力，簡捷，而且快。甚至用小孩子生來的鬼聰明來利用它，即扛出姐姐的名字來挾制他，務使他同意他們的要求。

他們自學校回來，一放下書包，便跑去懇求英妹說：

「姐姐，妳叫龍哥同我們捉蛤蟆去！」

「姐姐，妳叫龍哥參加我們的游泳去！」

「姐姐，妳…………………」

如果英妹適不在家，或者她不肯成全他們的希望時，他們便會自個兒跑去，用種種方法，務須達到他們的目的而後已。

「龍哥，同我們逮蟬兒去！」

「不去，我沒有工夫！」

「只一會兒工夫就回來了，不遠，就在村背後一個相思樹林裏！」

「你們自己去好了，我不想去！」

「不去？不去好，我們叫姐姐來，你看到底去不去：」

「得！去：別叫，我去就是了！」

約莫離竹頭莊一里遠的村北，有一善堂。這也許含有勸善懲惡，敦風化俗爲其目的，但，其實這幷非其最終目的。竹頭莊之所以蓋此堂者，恐怕是以純功利的目的論的見地，即崇在如是眞誠的行爲的背景下，希冀驅災禳禍，求得合村的平安與福祉爲其主要目的。其鐵證，即在它不被蓋在別處，而恰恰被建在籠着有神秘之傳說的人字石峯下。

竹頭莊東北兩面圍於山，連亘湧着鋸齒型的無限的崗巒。這些都是岩石兀突的瘦山，照例是有似猛獸的奇形怪狀的岩石爬滿山脈。其中，獨有一峯屹立着一塊巉岸的蒼老石壁。在那崢嶸的裸石壁上面，那如受過火燒的焦黃的菅草，却古怪地特別留着一個很大的人型字，而叢生在周圍。此村人稱之爲人字石峯。村裏的老者說，如果有那麽一天，菅草把人字長滿了，那就是天災異變將降臨我們村裏的時候，即生人的厄期，所以我們須時時行善除殃！

而善堂便這麽地被蓋在人字石峯下，這分明是以勸善與鎮邪的目的而存在的。

堂裏恭奉着三山國王(註五)，爲要行使而且完成其行善與修誠的目的，所以竹頭莊

除開春秋二祭之外，全村民還規定着輪流守堂的規則，每日一換，雖然堂裏還有長年堂守——阿恭伯。這是此村民的唯有，而唯一的義務。

馮阿龍自到英妹的家裏以後半個多月的一天，那天恰逢是英妹家值班守堂的日子。是夜，他們——英妹和阿龍——跟福蔭上善堂而回來時，阿恭伯的經已經誦完太半卷了，所以時候也已很遲，則將近午夜。他們走出堂門外來時，夜已經很深了，本來就比平地早寢而靜寂的山村，已深深地被籠罩在寂寥的夜氣中。

「多好的夜呀！」阿龍感動地說，一邊把竹燈籠吹滅了，沒有燈兒反痛快哩！」

天空上高懸着半片下弦月，和撒着稀稀欲墮的散沙也似繁星，天空是澄澈的碧一色，冷澈的星月的銀色光輝，透過薄紗似的夜霧，靜洒在濕然低首的草樹上。濃露已濕濕下了，唯在夜裏才有旺盛的生育的這些小生命，陶醉地在迎吸着牠們的生命之糧。路畔的草，把睡在牠們小葉尖上的露水，倒入他們的布鞋裏而冰着他們的脚時，便使他們有難於形容的幸福的近似法悅的舒適。白日的悶人的暑氣，也叫清涼的夜露給追入土裏去了。地面上牽着一領模糊的潮濕的鬱的雜幔，而莊稼和草樹，便朦朧地浮兀着牠們如幻的姿影，在作着牠們無窮的幽美的夢境。晚風也陣陣吹出了，路兩傍的甘蔗園，在由遠處的田野流過來而帶着溫馨的草香的晚風之下，與着小波浪，沙沙作響，把婆娑搖曳的

影兒投落路中心來，幽閒而彷彿。田蛙用牠們雖很單調，而頗調諧的圓韻的清聲在叫月，這兒，那兒，從近處至遠處，從清晰而至隱約……幾疑是天女們在清夜的曠野上撒玲瓏的珠玉。

是滿帶着詩與美的寧靜的夏夜！

「這樣的日子」阿龍一邊走一邊說「却也有意思，黃豆大的神燈，繚繞的香煙，和幽靜的鐘聲……特別那經聲我是很喜歡的。不過，英妹姐妳瞧瞧阿恭伯那個模樣，够多麼有趣？頭髮像直豎的野豬毛，穿着藍布大褂，厚底布鞋，嘴裏却吃檳榔吃的差點兒沒把鼻子都弄紅了，天天喝酒喝得眼紅而頹，跪在神前捧經念誦，世間真有這些奇怪事哩！可是那老頭兒，人是好的。」

他們來到一條小山澗之前—那是村人鑿來引導山水，以爲灌溉之用的溝渠，上面架着一座小小的洋灰橋。阿龍停住脚步，向四下裏瞧望須臾，於是徐徐地坐在那低矮的橋欄上，高興地說：

「英妹姐，我們在這兒坐一忽吧！」

「時候不早，我們快回去呀！」

英妹雖然這樣說，却也坐下在對過另一條橋欄上。

「一忙什麼，難得有這樣好的夜！」阿龍說「是不是，英妹姐，年過的眞快呀！現在想起來，我們在一塊兒說話，一塊兒過夜，一塊兒走道，是遠在十幾年以前的事情！沒想到在十幾年以後，在今晚又重得和英妹姐在一塊兒說話，走道，過夜！一個人的事情，就是這麼預料不定。照常，英妹姐妳是早就出嫁了，現在這時候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那只有天知道。我呢，鬧了幾個月的病，在家裏養不好，出來了。這麼地我們便在月夜，在月亮下這個橋欄上，一塊兒談天！好！這麼說來我倒感謝我的病病的很有意思，很是時候了！」

英妹祇是聽着，不答一言。沈默，靜謐，頗有一切的夏夜的和平。

西望田壟間，滿滿的田水如油，靜悄悄地展開着，無半點聲息，再遠些，便溶沒於黑黝黝的夜色之中。齊人高，或比人矮的甘蔗園，稀疏地在幽明裏浮着默默的黑塊，風吹處，這些黑塊便會刷刷地低噱，溫柔地搖幌起來。在銀色的清輝中，檳榔樹像妖怪傳說中出沒於夜間的巨人，把頎長的身幹突劃在半空，嚴肅地好似在透視夜的神秘，在親探自然的夜生活。

阿龍在眺望着橋西邊那剛蒔下不多數日的幾壠田。那是黃阿六伯家的和英妹家的田。再偏西一點，却還有未曾蒔的水滿滿的幾壠。英妹也茫然瞧着那裏。

「阿六伯家的田蒔的多快呀！」英妹漫然地說「蒔家裏的田時，他們方在路割耙，週天不見，稻葉却青了。人多不怕活計緊，家裏留下那幾畝，就老找不來工兒蒔下鋤完事！」

「我多虧才得下田蒔禾做活呢，唉！這病折磨的我差不多變成個半廢人了，想起來，心裏便像油煎似的難熬。人家在田裏做的挺快活的，我却像雞了手脚的人似的站着瞧，要不就在村裏撞過來撞過去，這樣子眞膩死人了。家裏蒔那田時，不管怎樣，我非得下田活動活動才稱心。」

「你是怎麼鬧的這毛病兒的，阿龍？」她反射的問他說。

「別提它了，提起來便叫人難過，誰叫我不小心招來這種罪？在我十八歲那年，災難算跟我纏上了：頭一回從龍眼樹上，失脚踏了個枯枝掉下來沒摔死；第二回，却給穀包壓出這個毛病兒來。往常，背一百八十斤，在我那算一回子事？比我還高的穀包，只要我肩一沉，手一揚，好，妥妥貼貼的便落在肩上。那回，不知是鬼扶身也怎的，只半包的穀，要背起來時，猛覺的不好，腰板一扭，脚一浮，散擦下，仆倒在地下，穀便只一壓，不斜不歪的壓在我的脊樑上。當時也不感覺怎的，只在晚上睡覺時，胸脯稍有點子不適在吧了。但第三天，我一個咳嗽，吐出一口凝硬的紫血塊。我母親這可着慌了，不

知是由那裏間來那麼許多青草和藥頭，晚間和酒熬出濃濃的汁，叫我連服了幾日。不過身子却沒有什麼，還是跟往常一樣很好。可是，這好却誤了我不及時調理，種下一個病源。幾年以後，我那受壓的胸部，就不時作疼，像有螞蟻什麼的在咬着似的絲絲作疼，要不就是咳呀咳的咳嗽個不了，身子也就漸來漸不結實了，時常都像是個遭瘟的鷄子似的，三災兩難不離身。有時好呀，有時不好呀什麼的，交今年春天，又鬧起來了，並且一直到現在，越來越感覺得不好。我似乎覺得我這病是不易好了。其實像這樣三分好七分病，有時候想起來倒不如死了乾淨！」

他的話，悲惋中帶點自暴，那漂着哀傷與寂寞的情調，在周圍釀造出一種濃厚的嚴肅而惆悵的氣氛，使話者自身與對方一時俱陷入沈默與悲愴莫已的狀態中。並且那若斷若續的尾音，消逝於空氣中時，便有强飄的無邊的寂靜，如無限大也無限重的帷幕罩蓋而下，而佔有了一切。

但是，這時候蛤蟆却熱鬧地叫起來了，好像熬不住這種孤寂似的。

在熠熠的月光下，阿龍的臉色蒼白，神致黯然，眼光茫然地又在靜望路西那一帶的田野。

「英妹姐，妳還記得不，在十數年前我們三個人還十二三歲的時候，一個晌午趁着

他們都吃午飯去時，我們偷偷兒蒔田叫姑丈生氣的事情？」

阿童回憶起十數年前的舊事來了。

那時候阿龍還在唸書，因為路途不便，所以常常寄住在英妹的家裏。也是農家蒔田的時候。有一天，他們伺候蒔田工人都往樹蔭下吃午飯歇午去時，兩個人便偷偷的蒔起田來。他們想學那些蒔田的人們蒔的像拉緊了的繩子那麼畢直，那麼均勻，先在田塍兩端的插下兩枝做為目標的樹枝，然後兩個人連前連後的蒔起來。但，都失敗了。兩個人非但沒把禾行蒔直如他們所插的目標那樣，而却蒔的蜿蜒如蛇，不曾拉了一個縱角。並且因為兩個人想學大人們蒔的那麼快，遭踏了許多禾秧。結果兩個人都挨了一頓罵，而且蒔下的禾也都給蒔田的人們收回來重蒔一遍。

「這些事情，我想起來，不管在什麼時候兒都是清清楚楚的」阿龍有點欣然「那時候，妳還沒忘記吧，英妹姐，妳想追我，到底把禾蒔的像個天虹那樣彎，並且禾兒有的蒔的腦袋貼腦袋，有的却又蒔的隔兩隻筷子寬，接不上行……？想起來真叫人樂。可是，怎麼樣？現在我能够自由蒔田了，並且也能够和英妹姐一塊兒蒔的時候我偏不能够蒔田了，這該叫人多傷心多難過的事情呀！」

他抬起頭來，痴然凝視英妹的臉，可是英妹却像覺感到什麼似的把臉側過那邊去

了。並且不可忽略的，是在這種動作之中，却充分的帶有某種微妙與近似滿足的不安。

夜風陣陣吹出了，路傍的甘蔗與溝邊的樹，沙沙地似在嘆息。田蛙彷彿有誰從中指揮，叫的極爲調諧，有規律，雨樣沛然降下，俄而復止，鳴而停者無已時。

「大槪也就快要下雨了」阿龍說，「蛤蟆叫的怪響的！」兩個人都不約而同的站起來，向歸路走去。

翌日。是困人的夏日。

太陽在放射着滿幅的光與熱，燦燦地，融融地。庭前那株兩丈來高的玉蘭樹，靡垂着肥澤嫩綠的葉子，在陽焰中歛着氣息。微風起處，嬾洋洋地聳聳肩膀，霎時間，又重跌入無感覺的濃濃的午睡中。簷下，黑狗伸直四肢，眼睛半開半闔，作假寐狀，時或從夢中無目的的搖搖尾巴。領着幾隻黃花絨的鷄雛在覓食的母鷄，也都聚集着牠的兒子們靜伏在玉蘭樹蔭下納涼了，有時像禁不住這炎威，從哪一隻鷄雛幽幻的啁啾一二聲。像大腹賈的一條一百多斤重的豚，拖着酒尊大的肚子，滿院裏搖搖擺擺的來回踱步，哼哼地不時從鼻孔中喘着困頓的氣息，牠在籬笆下挖開鬆土作成個稀鬆的淺土坑，而橫躺在

那裏。但似乎在那裏仍得不到舒適的休息，只一會兒工夫，便又站起來，哼兩句搖搖腦袋，不耐煩的走了。後來也在玉蘭樹的濃陰下，才這樣那樣總算找得了個避暑的清涼地，半刻鐘以後，即發出如丁當的酣睡的鼻息。

日午是悠閑的，四邊很靜的人聲。

輕輕幌動的竹簾，僅叫人感知時或也來撩人的風絲。

屋裏是涼爽的，尤其屋外愈炎熱，偏越覺得屋內涼陰陰地清沁宜人；從地面舒散出來清靜，與安息的土氣。

是多麼困人的長晝呵，并且又是多麼腦人的夏日呵！

午晝一二小時在鏡前枯坐遐思，這已成爲她—英妹近日以來的習慣了。她兀坐在一面小小的梳妝鏡前，雙手捧着香腮，眼睛渺茫地凝視空虛的某一點。鏡後面，是一扇褪了色的朱漆直楅窗欞，從窗隙瞧得見庭前的景物—白恍恍的陽光中的院子；發乾的玉蘭樹葉；孤寂的籬笆；籬笆那邊的毗連的人家；安靜的屋脊；玉蘭樹梢上頭無限深遠的碧悠悠的蒼穹……。她似凝注那面小鏡子，又似透過那扇窗楅，瞧往遼遠的不可知處，似水浩蕩的顥空。但，不拘怎樣，她眼睛所凝注，和所瞧到的只是空盪盪的虛無的某一個焦點。她的思想離開她而飛往遠遠的地方去了，一千里，一萬里……但也許只在身傍哪

兒，像老老實實安在胸腔中的一顆心似的，只是她不知道，意識不到而已。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這麼鎮日痴默默的枯坐幾個小時，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雖然她備實明白自己是爲盤環在自己周圍的某種東西繞着遐想，不過只要她一反省，便又記不清想的是些什麼了。

她不知道那某種東西是什麼，它像一隻小虫，時時刻刻不斷地在嚙着她的心葉，使得她坐臥不安，神魂顛倒。她覺得心裏一陣辣，一陣癢，又一熱陣，有時却又怪軟軟的不好受。快樂，悲哀，悵惘，陶醉，甜密，浮燥，不安—這一切似紡車，在她內心裏翻滾。她爲此而苦，惱爲此而焦躁，爲此而不獲安寧，她將不復能明瞭自己清楚的感情了。

她心裏這份煩惱與慵困，來自何處的呢？這苦悶，這情思，這昏憫，這倦乏——像走過幾百里路以後從骨髓裏透出來的疲乏？是病嗎？不然！她對此是很有把握的。憑她既往的經驗，她準知道這并不是病。她記起來了，那許是在她二十一二歲的時候兒。那時候，她不也是爲她自己那失諸常態的心緒而顛倒，而若悶嗎？但它却宛如一陣清風她便莫明的那末飄然來了，又飄然去了，不留半點痕跡。心頭常是恍恍惚惚，若有所失，一合眼，身子便如來去在不着邊際的虛無飄渺之間，飄飄盪盪，雲流無定。但一醒眼，却又那裏禁得起那怔忡——心跳與目眩呵！

惺忪的眼睛，昏昏的情思，空虛的胸懷，疲乏的身子……她打了一個很長的呵欠，便像幾宵不曾合過眼的人一樣，朦朧欲睡。可是她那裏真睡得着呀？坐着想睡，一歇下，剛剛合上眼，又夢魂顛倒了。往常她不是在擾人的睡夢中怦着心杺，而驚醒過來的嗎？

她懊惱的長嘆了一聲，這才慢條斯理的收回意識，才慢慢的省識映在那裏頭的鏡中人，并慢慢的認識了鏡中人之爲誰。這時忽然從她的眼睛及臉上劃出一道驚訝與詫異的表情，無疑在她半醒睡的神經上，受了一個小小感觸的鞭韃。她惶惑而奇異的瞧着那鏡中人，呆呆地出了一回神。但只一會兒她就又釋然了。而且她和鏡中人微笑對視，像數年不見的朋友，或親人，而今一旦舊雨重逢般的和鏡中人親熱，并且獻媚。

在無意中，她又不知不覺的從親熱變爲對鏡中人的端詳和審視，再由端詳而變爲研討，指點和批評。她縝密的觀察鏡中人的顏容，那雙頰多細緻呀！那修眉又是怎樣娬美，而像月牙兒尖細得宜呀！那小小的口，并且那……尤其，啊，那一對眼睛是多變的敏慧而可愛呀！不過，唉，可惜只少些兒精彩，臉部也不活潑，能够提起精神來就好了。

於是她有如要考察一個動物似的做着各種的表情：或嘻笑；或嗔怒；或張嘴；或斜視；或皺眉。當她深鎖雙眉，做着愁容時，忽然她抓回了久被她遺忘掉的記憶，她在這裏

瞧見了去世的母親的那憔悴風趣的容顏。更由這記憶，她想起了人們說她酷像母親的話。

「那末」她在心裏自己問着自己說，一邊帶着驕矜與感謝的感情在端視鏡中人的顏容「那末我在什麼地方像我母親呢？是這眼睛？是這彎彎的眉梢？這可愛的小口？這鼻子？不，不，是這俏媚的雙頰……？是這豐滿……？」於是她羞赧而好奇地俯視自己那微微凸起的富有魔力的胸部。

「這？」

她沈吟了一忽，但一瞬間，一個奇異的誘惑使她舉起右手，宛若不是她自己的那樣儌儌的摸一下胸脯，霎時，感電也似的有一道陶醉與舒適的顫戰，流遍她渾身的血管，與神經。同時，臉上一陣的熱，蓋下一抹如暈的鮮艷的醉霞。

「是呀！」她想道「這一切都像我母親，這眼睛，這眉尖，這口，這鼻子……母親，母親，啊，母親喲，妳為什麼就死了，你知道你死了害得我好苦呀？」

這時候，鏡裏人忽然變了？變做一個老婦人，那就是英妹的母親，就是英妹日夜所懷念的母親，皺摺的臉，悲戚戚的眼光在注視她……並且鏡中人微笑了，很高興的笑了。可是這并不是母親的笑臉呢，決不，母親的笑臉決非如此。那末誰的呀？我想一想，對了，只要她想想，就可以想出來這決非她的母親的，這是阿龍的熱情而溫柔的微笑呀

上。她再仔細端詳，並且也用會意的微笑回答他之間，他竟如來去自如的空氣一般，輕盈的跳出鏡裏，向她奔過來，越來越大，越大越清楚，猛地把她摟住了。她停止了呼吸，興奮，麻醉，暈眩，恰如見了火的蠟燭們的熔解，倒下，深深的倒下……………。

「英妹姐，妳在哭呀？」

一聲關切的溫柔的呼喚，把她自遼遠的幻夢中帶回來。不知在什麼時候，阿龍既然站在她身傍，關心而不安地望着她。

「妳怎末了，英姐？」

他重問一句。

她稍微出了點兒冷汗，但臉上却早已熱烘烘她火熱了。她趕快回過頭去。然而在聰明的阿龍之前，他是掩飾不了她這時的心緒的。

「誰哭來，你見鬼了？」

她被他這一提，這才憶起剛才似乎眼簾有點兒模糊，好像怪濕潤似的。她一邊強辯着，一邊却情不自禁的悄悄的往鏡裏進，果然，雙頰上還有淚痕呢！她見此，不禁訝然了。

「不是哭那是什麼？」

阿龍幾時，而且又是怎樣進來她的屋裏的呢？難道說阿龍打開門簾進來，她都會不覺得嗎？但，她一點兒也想不透。她心裏有點兒懊惱，瞞過阿龍，偷自窺察窗牖和鏡子的位置。於是她有點恍然了。鏡子後面，便是那扇面臨庭院的格子窗，站在窗外是可以窺探得這裏頭的一切動靜的。那末方才微笑的是阿龍，但不是在鏡裏，而是從窗際向她微笑。這是是可能的。

可是當英妹想到剛才自己在屋裏所作的那種可恥的憨痴狀態，既完全被阿龍所窺透時，現在站在阿龍的前頭，便不由自主的把腦袋沉得低低，一抹紅潮牽上她的臉頰。

但一面，她却裝做生氣的樣子，責備他說：

「你幹嗎一聲不響的就跑進人家屋裏來呢？」

竹頭村的東南，有一條河，河裏終年有涓涓流水。水是清澈的，可以見底，有長着光滑的苔衣的青石河床；三兩游魚。河邊滋生着葱綠的竹節草，與水藻。沿河的沙原上，這兒那兒有疎疎落落的仙人掌，與林投（註六）：或孤生，或成簇，或作環狀，或成長形，或亭亭自立，或蔓延如坐，如臥，點綴在悠悠白雲的炎熱的長天之下，饒有原始與熱帶的野性的情調。

馮阿龍很喜歡這地方，他說這裏怪有意思，祇要他到這裏，便總要感到心的單純與情熱。每在凌晨，在黃昏，他常要領弟弟們，或獨自一個人來這裏徘徊一個多時辰的。除這，他的第二去處便是榕樹下。

竹頭村的村頭，有一棵四時蒼綠，翼然如蓋大可及抱的榕樹。樹四周，店舖比立，熙熙攘攘，遊人不息。故此處爲此村唯一的繁華地區。因這裏有榕樹，所以此村人便把此處嘗叫榕樹下。

馮阿龍始來時，常把他多餘的時間，消耗在河原與榕樹下的遨遊，回家去時，臉上多半是帶着滿足的微笑的。

但，自近幾日以來，他彷彿給綁住在家裏似的，除開他有不得已的事情，即看病等的事情，他不能不隔日出外一次以外，差不多有一週餘的日子，他已不離開自庭垣一步了。

奕妹因顧念他在家裏怪悶的荒，時常勸他到沙原或榕樹下散步去。他或許聽，或許不聽，但總支支唔唔的，讓他似不甚樂意的樣子。即使欣然出去，可是，最多也不過是十多分鐘的光景，又翻然回來了。以路程計算，沙原固無需提，即榕樹下亦未必就到了呢。

他說沙原上一個人怪寂寞的，風吹起來，林投斷斷作響，恰如有人在那裏悲訴似的，把人家心兒都吓涼了；而榕樹下，根本就不行，怪孃孃的。

分明家裏有某種東西，使他這麼戀戀不捨，然而英妹却不知道這某種東西是什麼。阿龍與英妹兩個人的臥室，在斜對過的位置，自要兩邊的窗子開着，那麼，雙方早晚都可以瞧見彼此的動靜的。

阿龍很喜歡凭窗眺望英妹在屋子裏的起居狀態，起初英妹還佯嗔假怒的向他抗議他這種卑怯的鬼祟行為。她說他簡直像一隻貓兒那樣窺伺着人家，實在是太討厭了。阿龍聽着祇微笑，不答一言，並且依舊那樣凭窗眺望她。而她，未幾也就把這事忘掉了。而今她不但忘掉了她從前的抗議，並且進而自己也喜歡由她的窗子找阿龍的姿影了。

寢前與起床後，一日兩回，她最先想要做的，而且也最為她所高興的，就是要知道在斜對過的屋子那向的阿龍的動靜，與由窗口觀望阿龍那帶着親昵與熱情的笑顏。她愛這份親昵，這份熱情，她愛帶着這份親昵與熱情的笑臉，她愛他那濃黑的男性美的雙眉，尤其，她是怎樣的愛那表現着對某種東西的憧憬，懷戀，與渴望的眼睛呵！

那彷彿已經棲息着有宿命的影子的白竹紗窗布，靜靜地垂在她的面前，祇要她舉手揭開它，便可以瞧見早已靜待在對過窗下，向他微笑的阿龍那可愛的姿影。看！阿龍

在微笑了，嘴，眼睛，眉稍，不，一切，一切，一切都在微笑。他似乎在說：英姐，早安，我已在這裏等妳很久了，英姐，我……我……。他雖然對她沈默，可是她能够在那含有笑意的沈默的嘴，讀出很多的意思。在這裏，他告訴了她很多的話；在這裏，她儘量的汲取了她所必要的東西；在這裏、她明白了她衛來所日夜渴望，而爲她所不知道的東西；也在這裏，她發見了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她感謝地也報之以微笑，同時，她覺得血在自己的血管裏澎湃的流，臉頰如火在焚，心葉兒撲咚撲咚地在狂跳。她吩囑着趕緊把窗帘放下，放下……。又打開，龍又在微笑着，龍，他……他……放下……。

特別這些日子，她是懷着怎樣憧憬與纏戀之心，感着怎樣甘美的恐怖與顫慄，貪婪無厭地去尋求她的星宿呵！他的眼球是那樣之深而且廣，不，簡直是兩道靈泉，它深藏着無限清泚與靜息，她祇找到她的心靈的寄托了。

可是，同時，她又如何的怕他那火熱的眸子呵？祇要她一接觸着他的一視，她就會如遇到可怖的敵人的蝴蝶一樣，斂翕起自詡的驕傲的羽箭，一動不動的靜伏在地面上了。頭會不期而然的低下又低下，渾身會如失掉了自持般的溶解，軟化，萎癱。

阿龍喜歡同英妹在一塊兒，無論有話說，或無言枯坐。他愛悄悄的凝視像可愛的蝴蝶，在他周圍翻旋飛舞的英妹的嬌姿，並且喜歡聆英妹如高歌在明麗的春野的告天子那

樣圓韶動聽的說話聲，而在他心深處喚起陶醉與恍惚的剎那。

他既經有一份心事了。

在晨昏，尤其在風清月靜之夜，常能看見他在庭前，或簷下，或窗邊的那茫然若失的姿態。

雨差不多接連落了兩晝夜了，但至今猶未小歇。

日暮前，雨勢雖稍見小退，而這回却揹來粗暴的風。風捲雨，雨助風，外面是一片可怕如深淵的漆黑，而此黑黯却更在助風雨之威。門扉與窗牖，被如飛的水花，濺的濕漉漉的，而墻壁則蕭然潮漲。

嚓嚓地如傾盆之勢的簷霤聲，屏開了周圍一切的音響。唯在這震耳聲中，尚不絕的送來爲此番雨而暴漲的村東南那條河，壕壕地宛若地鳴的宏沉之聲。

夜因風雨而越顯其靜而且深。

英妹的家裏，已寂然無人聲了。本來睡得很遲的英妹的父親，也因風雨阻隔了他與老朋友們的聚會，很早便熄燈就寢了。大弟弟却風雨無阻的約會了他的夜遊的朋友，這時候已不知道在村裏的那個角落裏，依這裏的人說的打野去了。

英妹的屋裏，只有英妹與阿龍兩個人……。

英妹斜靠梳妝台，背燈而坐，左手扶在棹面上。阿龍則緊接着她，坐在下手斜角一個几櫈上，既經差不多在忘形與興奮的狀態裏了。他眼睛發着亮，呼吸有點急促而不整。以被燒的已有點近乎空洞的眼睛，在幽暗的燈光裏找得了英妹的眼睛與嘴，便現出愉悅的微笑，幾乎像小孩般快樂的他要手舞足蹈起來。

那晚，英妹破除常例的特別愛說話，有如說着囈語的熱病患者一樣，簡直在夢中似的亂說了一場。她心裏無限高興，彷彿一陣陣狂癢，又彷彿麻木，想做她任何想做的，想說話，想笑笑，甚至想哭，想抱住阿龍說她心裏的話，說我愛你。就連她平常沒說過的話——那在特別的時候，特別的心境，特別的對手時輕易不肯說的話也說了出來。

她說了很多很多的話，但，不拘如何，除開一點，多年她是再也記不清楚她說的是什麼了。

她說過她母親，說過母親在臨終時叮囑她的那些她將永久刻在心裏的話。母親再三吩咐她說，她死後，父親保不住便不再續紋，因為父親還不算年老。在繼母跟前，最要緊的是要把既死的母親丟開，千萬不要提起先母的事情，這樣子，才能博得後母的歡心。她又叮嚀她說，須孝順父親；叮嚀她，兄弟還年幼無知，朝晚有須關照；並且又說，

她死後，這家是要她來替她操持的，凡事總要睜開眼睛，自不會有錯，切記，切記，等等……

在英妹滔滔不絕的說話之間，阿龍一直用他那茫然的眼睛，望着英妹笑，不發一言那種樣子，他到底聽懂了英妹的話與否，殊難確定。

「有人說」英妹末後說「母親很像我呢！」

阿龍此時才如夢初醒似的睜開了眼睛，接着繼兒說：

「是的，舅母像你！」

沉默了片刻，他們又親昵的說起來。但他們的話，一無定向，如行雲流水。

「你爲什麼不結婚呢？龍？」英妹纏着阿龍說。

但她並不等及阿龍的回答，又把話鋒扯到與他們隔得千里遠，漠不相關的社會瑣事上頭去了。可是，他們以慈龔家的關心，在他們所知道的，即以本村爲中心周規五里周圍的男女與婚姻之間，繞了一回以後，又很自然的歸回至他們自己的身邊問題。

像方才英妹問他似的，阿龍也問着英妹。他說：

「英姐，妳爲什麼不結婚呢？」

「我不能够結婚」英妹說「年老的父親，和幼小的弟弟都要人看護呀！」

「那末，你打算守他們一輩子嗎？」

「只好這樣！」英妹寂寞地說。

「英姐」阿龍體貼地說，更迫進了一步「要是舅父不幸死了，表弟們也各自長大，娶妻生子了，那末妳呢，你打算怎麼辦，英姐？」

「我們不要談這些！」英妹懇求地說，她似乎不耐煩這些。暫時的沉默，罩在他們之間。停了半晌，阿龍又開口說：

「英姐，我打算過兩天回家，我的病已經好多了！」

英妹抬首視他，臉有鬱色。

「我有很多的話想跟妳說，我！」

阿龍接着說，半吞半吐的，說得很不自然。

英妹默默地痴望着阿龍，由阿龍那種很大的努力，她不難知道阿龍內心的困苦。兩個人的視線相遇在一處，於是雙方都不約而同的俯下了頭。

又是須臾的沉默。

阿龍已完全溶化在昂奮與恍彿的境中了。

「英姐，英姐」

他情熱而忘形地叫着英妹。

「英姐，我……妳很好，我……英姐……」

他緊偎着英妹，猛的握住了英妹的手。熱力與痙攣，由阿龍的手很快的傳到了英妹的全身。英妹的臉一陣熱似一陣的，心藥跳的很猛，她本能地感知了他們已接觸了那秘密，它是她所盼望，但又是所懼怕的。

「你回到屋裏歇去吧，龍！」地說「夜很遲了！」

阿龍似乎沒聽見。

「英姐，妳很好……」他又惘然的重複了一遍「我……我……」

「你……？」

「我：我心裏很苦！」他掙扎着說了這麼一句。

「你放心，我知道你的心，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因爲……」

英妹說着想從他的掌握中掙脫出自己的手，因爲她覺得自己的眼眶裏有發熱的東西將掉下來，而她又不願意讓阿龍知道她哭。

「我很感謝妳，英姐，我也要等着妳，不管等到多喒！」

「不」英妹說「你歇去吧，時候已經……」

這時一滴眼淚落在阿龍的手背上，阿龍不禁訝然怔住了，他呆呆的望着英妹。

「妳……？」

「沒有什麽」她對阿龍撒了一個謊「我想起了我的母親！」

此時，外面忽然呼——地一片聲響；那是風聲。

「放手，人來了！」英妹說。阿龍呆了呆，不覺把手放鬆了。英妹趁勢擺脫了她的手「夜很遲了，你應該回屋歇歇去了！」

「那我，……」

他徐靜地站起來，行兩步，又站住了足。

「我過兩天就家去」他回首望英妹「我心裏很高興，回到家裏，我就託人來」。

阿龍走了片刻，英妹打開門來，已不見了他。外面唯有風雨，與漆黑的一塊，雨似乎已小住了。

英妹掩上門，栓好門閂，吹滅燈，一倒下床上，便有萬種的傷心一齊湧上來。

「媽媽……！」

她禁不住她滾滾不盡的熱淚。

過兩日，馮阿龍回去了。

他自到英妹家以來，以調養得法，與藥之對症，加之，精神的舒暢與愉快，病日有見好，而今已將痊愈了。第一，夜間已無偷汗，咳嗽稀少到幾乎無有，胸中的鈍重，與那種蟻嚙樣的尖痛，也已消滅。人也由悒鬱，悲觀，沮喪中解放出來，恢復了健康時的煥發與明朗了。

病已愈，當然他須回去的。然而，在此之外，尚有一個使得他欣忭而興奮，且又眷戀地，不思回而又不能不回去的事情。

當他的後影，從那扇已褪成着古色的粉墻消逝時，英妹爲不叫任何人看見她自己也覺得有些反常的態度，很快的回過頭來，躲進她的屋裏去許久許久。他雖然祇與她相住不到四個月的日子，可是，啊，離別却給她帶來如許寂寞而黯然的悵惘情緒。

但在她想到此暫時的分手是含着一種希望時，她便强自慰自解，把一片離情寄在這希望上頭。她在翹盼着春風的消息了，它能給她帶來花的顏色，與生命的發展與充實啊！

日子在階沿上爬着；由西至東，佇待的日子是這麼徐徐不進的，只一禮拜的日子，便已磨削得英妹的神志茫然了。

有一天，本村的阿庚嫂到英妹的家裏來了。她是榕樹下一間猪肉舖的內掌櫃的，她

能靠着她那種獨特的才能，替她的丈夫增加家裏的進欵。她是媒婆，此村裏，甚至這周圍一帶村子青年男女的一切婚姻，可以說大部分是操在她的手裏。

午後，英妹收拾清楚厨裏的活計，在簷下逢見正由粉墻的門轉出來的她。

「都吃過啦，阿英妹？」她說「妳父親在家嗎？」

她說着，堆下粗野的笑容，用她由她那份職業所錬而成的執拗而卑鄙的視線，很快的把英妹從頭頂一直端詳到脚邊。英妹像給鮀鎮住了的小蝦蟆似的不禁抖了抖，隨着，感到一陣耳熱。她直覺的知道這是不能與龍的回家無關的。

「在家呢！」英妹說「在廻廊(註七)下！」

須臾，便聽見了廻廊下兩個人的說話聲。那是商量什麼重大事情時才會有的，雖低沉而却認眞的聲調。

英妹的心微微跳了。她侷促不安，有如給放在針氈上，坐立都覺不舒服起來。

他們的那挑撥似的話聲，把她煎沸起來，她已感到自己在家的不妙與不雅了。於是，她又與她在二十一二歲的時候一樣，抱着昂奮的心情，躲往叔伯哥嫂家裏去了。

叔伯哥嫂在縫着孩子的衣裳，見她來，便拋下針黹歡迎她，一邊笑的很蹊蹺。只差沒曾說她早就預知她是要來的。

英妹剛坐下在床前一條墩凳上，她便搬過她的凳子放在英妹的對過。

「英妹」她說「妳來得正好，我有話和你商量。就是方才阿庚嫂到我這裏來坐了大半天，她告訴我她要給妳說一門親事，不知道妳願意不願意。妳道是誰呢？說來也怪，她說的就是阿龍。不是冤家不聚頭，這是妳們前世修來的姻緣，合該他要耽擱到現在，妳死了母親叫妳父親留下了這些年。阿龍好不好，妳應該比我明白得多，用不着我來告訴妳。我看妳們相住了幾個月，都也很好，妳一定不會說個不的。妳心裏要明白，正是這個時候兒自己要拿定主意兒，俗語說的好，爺娘生你的身，不生妳的心。一年來，兩年去，這樣子也不是個下場，有個人兒到底心裏塌實些。可憐妳娘又早喪，不然臨事也有個靠兒，女孩兒家，父親畢竟差些。妳有什麼話祇管說，在做嫂的跟前，是不消客氣的。妳現在也不算很小的年紀，該不會像十七八歲的小姑娘，畏首畏尾，有話愛放在肚子裏……」

往常有什麼事情，英妹的磋商對手便是她的這位叔伯哥嫂，甚至替她出主意的也就是她。她可以說是英妹最知心的一個，是她唯一容許讓她知道她的內部生活的人。阿庚嫂是用了「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戰略，先把她的叔伯哥嫂說伏了。至于她是用如何的方法，打聽出她們之間的關係——這方法，除開有獵犬般的嗅覺，專做這門生意

的人，是誰也不知道的。

然，不拘如何，奇異的是英妹此時的羞懦，她不能像平常一樣差不多拿她做自己的生身母，冷靜而坦白地陳述自己的意見。

「凡事有我父親呢！」

英妹氣餒着說。她在那裏祗坐了一會兒，便告辭出來，她曉得她仍不能若無其事的在那裏呆下去。

她回到自己的屋裏不大工夫，阿庚嫂也就從她父親那裏跟了進來。照例是那幅卑賤的笑容，未及等英妹讓她「請坐，阿庚嫂！」她便已大大方方的在英妹傍邊一條凳上，一屁股坐下去了。

「我說阿英妹」她說，不管青紅皂白。話裏漂着濃濃的檳榔味兒「偺阿庚嫂說話是喜歡痛快的，心裏有什麼說什麼，不像人家愛繞着圈兒。是不是，說話又不是猜謎兒哪！來！告訴偺阿庚嫂，偺阿庚嫂是沒錯兒的。妳是不是到妳哥嫂那裏去了？妳哥嫂對妳說了些什麼？妳答應她什麼來？願意？不願意？告訴偺怎麼樣？偺剛才也合妳爸談了，他老人家許偺明天來聽信。他老人家是聰明人，最疼自己的女兒的，還有不樂意聯這門子親的？好親戚啊！丟了這門子親，是再也沒處撈去了。偺合妳爸說了：親上加親；哥

兒？哥兒是百中挑一的；家門？家門這是您老人家的老親，您老人家最明白不過的，一點兒沒錯……」

她瞧着英妹，似乎在等英妹的回答，但英妹却不發一言。

她候了一會兒，沒有聲響，又再往下說。頭回過去唾如血深紅的檳榔沫，嗶！

「妳瞧賢妹，她現在不是在感謝偺阿庚嫂嗎？偺好是好，不好是不好！今兒個還不算什麼，往後妳要懂得偺阿庚嫂是好人，路頭路尾相逢，聽妳響亮的叫一聲『阿庚嫂！』偺才高與哪！妳們是天生的一對，是一對啊！錯過了良緣，那才是過時的月份牌來不及哩！妳告訴偺阿庚嫂，妳願意不願意？」

「我不知道！」英妹藉辭隱藏了自己的感情。

「不知道？」

她反問着，呆了一忽。繼而她喜綻顏開的說；

「哦，哦，對了對了！偺眞沒老先糊塗，偺也猜姑娘準是這個心兒，偺阿庚嫂說的敢有錯的？是不是？」她先笑自己的糊塗，一邊站起來，一邊似對英妹，又似對自己下着命令般的說「偺明兒個還來哪！」

她說着，得意揚揚地走了。

英妹這一日心兒忐忑着未有寧時，高興一陣，興憤一陣，焦急一陣，担心一陣，悲哀一陣。倒回來又是高興，興憤，焦急，担心，悲哀……

她說不出她自己的情緒。

此日，英妹的父親也很少說話了。坐在椅子裏，彷彿如已入睡，不稍一動。眼睛楞楞地凝視虛空，臉上的煩憂與苦惱，表現着正如颱風般掃蕩着他的內心的苦悶與騷擾。

全家在沉悶裏渡過一日。

晚上，父親叫大兒子把竹椅子搬至庭前玉蘭樹下。爲的是他要一個人靜靜的來研討，并且解結盤据在他胸裏的問題。

但當英妹由父親最終的決定的態度，而清楚了他現在對此問題的解結所下的方向時：她是怎樣感到絕望；怎樣的覺得在她脚邊踏住的實地，忽然深深的陷落下去；如何的把她掉進一個有萬仞的絕壁的深壑裏；如何的覺得眼前一陣黑；怎樣的許久許久忘記了她的眼淚呵！

月似盤圓，夜很靜，家家屋脊徜徉着如練的烟靄。玉蘭樹蔭躺在庭面，彷彿在睡，靜靜地。在輕柔如絨毛的微風吹起時，便如在夢中般，稍微搖曳着。

父親在皓皓的月光當中，深深的埋在椅子裏。周遭是如銀的一片白，恰似鴨兒戲水

，一振翅，把水珠灑撒於四面。

他在那兒想了許久許久，自己在跟自己斟酌什麼事情似的，不是頷首，便是搖頭，或者偏在一邊。那就宛如偏歪着腦袋，要把他已經追到跟前，而忽然又失踪的思想追回來；繼而他點着頭，喜歡他已經把心愛的東西抓住了；但只一忽，他又發覺了他所抓住的並不是他想要抓的那個，於是他狠狠的搖起腦袋來把它擯斥開………。

父親在深深地嘆息了。這樣子，一切都完了，憧憬，希望，幸福，一切……都完了。

三年前。在英妹二十四歲的時候。

一樣有人來求英妹的親事。一樣這事情苦惱了他。一樣叫大兒子搬竹椅。一樣的晚上。甚至一樣的夜，一樣的月。一樣頷首，搖頭，偏在一邊。想了許久許久。一樣嘆息。最後，躑啊，一樣的他決絕的搖起他的頭……。

他不贊成英妹的結婚。第二天，他叫大嬸娘來傳達他的意思，說；叫英妹再忍耐一二年。

英妹的母親逝世那年，英妹才十六，最小的弟弟尚未週歲。母親死後，家庭裏，幼弟們的一切事情，都歸英妹一人料理。她是幼弟們的姐姐，又是他們的母親，是她的父

親的女兒，同時也是這家庭的主婦。父親怕她結婚，爲的是因此會給他很大的不方便，那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幼弟們會失掉關照，家庭間會失掉一個操持的人。爲他，爲他的孩子們，爲他的這個家，父親極力留下她，不叫她結婚。父親每常不贊成她的結婚的唯一理由與目的，只有這個。

在前幾年，英妹還年輕，弟弟們尚幼弱，幷且也沒有英妹所屬望的男子，所以父親留下她，她也幷不感覺如何。而今，事情是不同了。幼弟們一年大一年，而她相反地却一年老一年。而且，她還有阿龍，她愛他，也對不起他，現在，她是急於希望結婚了。

但父親却與前幾年一樣，搖他的頭。他還打算再叫她忍耐一二年麼？

翌日，果然不出所料，他拒絕了這門子婚姻。他對阿庚嫂說；太親、不雅觀！

這是父親托爲理由的理由，阿庚嫂很不以爲然地走了。

嬸娘却沒來傳達他的意思。

「一切都完了，希望，依托，生活的力量，趣味，完了，這一切……」

英妹坐在窗邊，悽然的想。

她恨他們，恨這個家，也怕他們與這個家。他們是蜘蛛，拿殘忍的絲，織成綿密的

網子，像捉蒼蠅一樣把她捉住了。用她的生命的粮秣，以維持而延續他們的生命。她的血，她的精髓已給吮盡了，完了，把她抛的遠遠。

風前，月下，枕畔，燈邊，他們曾問過她的眼淚，與悲哀麼？

父親那宣傳式的抱歉，謝罪與安慰的話，愈見說的感動而懇摯了。

「英妹可憐我這孩子！自她母親去世以後，替我受了這些年苦，從來——可憐我這孩子！」

不錯，父親說她可憐，但可憐這名辭，能減輕多少可憐者的不幸？父親知道可憐人對這名辭所下的犧牲到底是如何的悲壯與嚴肅嗎？

她恨他們，又可憐他們，但，不，她還是要恨他們——。

一天，由學校回來的最末的弟弟問她：

「姐姐，龍哥多喒來呀，多喒能夠來同我們逮鳥兒去呀？」

「他又不是你們的狗，他來幹嗎？」

她暴戾地叫起來，心裏一陣爆發性的忿怒燃起來，身子給搖撼得像簸篩兒般直打抖，她圓睜着眼睛快要突眶而出了。很想一陣風，撲起在自己爪牙之下的這隻小羔羊，恣意地咬着嚼着，洩洩心頭的悲恨與忿懣。

一瞬間的興憤過去，她反省到她如狂獸的醜態，而深恥起自己。這與弟弟們無關呀，弟弟們不是這麼稚弱而無知嗎？至少弟弟們是應該無罪的，我如何怪起他們來了呢？這是我的錯呀！而且，啊，母親囑，母親叮囑她什麼了？她應該原諒無知的他們呀！

「啊，可憐的弟弟呀！」

她軟化了。按抑不住的哀憫與疼惜，使得她很快的走前去，風捲殘葉似的把弟弟撈了起來，死勁抱在懷裏，完全不知所以的亂親亂吻起來，不管是那裏，眼睛，雙頰，鼻子，嘴——同時，兩串熱淚，沿着雙腮，滴落在弟弟的臉頰上。

「蔭弟，別怕，姐姐…………」

弟弟被她這已近似瘋子的狂妄的發作，已駭得訝然失措了。目瞪口呆，面色發青，眼睛畏怯，幾幾乎要發聲哭出來。他掙扎着，從她的手裏擺脫出來，一溜烟，向屋外跑去，頭也不回。

「啊，母親呀，妳害了我了！」

她如失掉了意識，漫然無知。每當在如是時候，她便會不知不覺的滿處踟躕，踽踽地。這幾日，河原差不多是她常去的地方了。

她愛那裏的靜美，愛它的調諧，愛它的幽寂，並且，她愛它是阿誰去過的地方。那

裏沒有頹擾她，或招她不快的東西，那裏沒有殘酷，沒有她憎惡的臉孔。會使她復回心之平衡與安詳的寧謐的秋之氣息，與和平的幽靜的蒼綠，動盪在溫馨的金黃色的秋日之下。

開着清晳可愛的小白花的薄芒，展開於河沿南北兩岸。林投與仙人掌，疎落地交雜在芒原之間，把腦袋探出在那些上面。或者在這些縫隙中間，可以望見高莖的蒼芒的莊稼物，甘蔗，入月角(註八)等等。秋風瑟瑟吹起，林投在悲鳴着，且散開千萬條如練帶的葉兒，隨風招展。薄芒却像不堪沉重的秋風的巨足，刷地一齊偃臥下去，許久許久沒有起來。南邊那劃着弧線，長着管芽的禿岡之下，有幾個似乎在地裏做活的人，在芒原之間，或隱或現，恰像在捉迷藏。

河在芒原之間，靜靜地流着，斷斷地在低訴。秋陽落在水面上，碎成無數小片，反映着，是那麼柔軟。往西眺去，已將西沉的暮日，反射在河裏，迸作萬道光芒的金蛇，宛如在那裏翻滾。再去，河身已爲薄芒，莊稼物一類的東西所吞沒了。展開在西邊山與山之間的這青青的河原，一瀉無際，在其盡處，能望見遠遠一帶牽着薄靄，起伏的紫色山巒，謙恭地横阻於前。蒼蒼的遼闊的秋空，便在那糢糊的山巒上，與陸地吻合。

這裏是阿龍來過的地方，雖然事實已成爲過去，龍與夏俱去了，但它總是可愛的。

在綠草的根畔，葉梢，在河邊，尙印留着阿龍的足跡——帶着靑春與熱情的足跡呀！她愛龍，所以也愛他的足跡，愛這曾印留過他的足跡的河原。這河原，將成爲她永遠記念她們在過去的回憶之地了。

何處是龍休息過的地方呢？這裏嗎？這裏臨河有一塊平寬光潔的大石板，他許舒適地坐在這兒看河流呢！不，不，是在那裏吧！再沒有比在那柔軟的嫩沙上，斜躺着看鱍喋倏儵的游魚，與接後推前的浪花合適的了。可是，那裏有綿軟如茵的草叢，如果仰臥在那上面，靜觀天上無心的行雲也不壞呀！

可是……可是阿龍他現在在家裏做什麼呢？他也同我想他一樣在想我嗎？他會不會忘掉了他們的事情呢？會不會忘掉他曾遊過的這河原呢？當他接到父親的拒絕時，他會不會因傷心，而感到難堪的絕望與痛苦嗎？不會因此，致他才好未久的痼疾又再發嗎？不會怨我恨我嗎？但阿庚嫂她一定會從實告訴他一切的經過的呀！在他聆知了這會替我辯解的事實，也曉得我同是犧牲者之一時，他不會像我可憐他一樣可憐我嗎？

龍的村，只在前面，四邊叢竹圍繞着，作自然的碉堡，無異其他的村子。如雉尾般的竹梢，招展在高曠而清澄的天空中，好似海藻搖鏺在深海裏。

龍在那裏，她這裏距他只有三里路，爲什麼她不可以瞧他去，或者他來看她呢？只

這麼短短的距離？爲什麼這麼短短的距離，於他們却遠如天邊呀？

她想龍，她想見他，她已爲這如焚的相思，煎迫得柔腸不止百折九廻了。她只要一想起他，她就感到自己好像要發昏。

「龍，龍，龍，龍……………………………」

她時刻要喊着他的名，這樣，彷彿能減輕壓在她心頭的苦悶，她將爲自己的相思而瘋狂了！

「龍，龍，我想你呢！」

一個多月，是那麼沉沉的流過去了。無人提起阿龍，更無人要提起阿龍過去在英妹家住過，約莫四個月間的一切事情。彷彿阿龍已被人遺忘了，有如河流裏一個旋起旋逝的小小浪花。

但，至近近幾日，忽然又傳來了阿龍將再次出來的消息。因爲有一天，英妹的姑姑歸寧來時，說阿龍的病又復發了。得着這消息的父親，心裏感着黠兒苦惱，於是吩咐姑姑回時，千萬須傳達他的囑付。父親說：他盼望阿龍能夠再到家裏來調養，因爲上次已是叫王大夫給治好的，當然此次還須就他爲妙，換一百個大夫，也不若一個深知自己的

病源的大夫有效呀！

他是有所用意的，在這裏，他不無那種類似負荊請罪的一點心理作用，即，他想解開自已在與年青人之間所結下的隔膜。然而他並未熟思世間許多根事，其原因，多半是發源於對此等人情細節的拖泥帶水。他爲要使在堰堤之下的那坵乾田得斷清水，於是他把堰堤鑿開了一孔小洞，而今，水已源源至了。他這樣做，有無過錯，那只有天知道而已。

當英妹聽見這消息時，她不曾受了一個很大的衝動，許久許久她的心紛亂的什麼也不能想。她怕阿龍來，但，更怕阿龍不會再來。她想來想去，不知如何是好。但最後，她想如果阿龍不願意來，則將如何好呢？她深深地長息着，仰首觀察，太陽更見西斜了。阿金嫂已不知道走到那裏去了，祇見山腹邊，這時候有兩個出沒在灌木與管草叢間，隱約可辨的人影。在坡樹下，齋堂的那蒼苔斑剝的屋脊，探露在灰綠色的環抱的粉牆上頭。左邊一大半，則已深深的掩沒在高出屋面，一片蓊鬱的檬果樹的綠陰中了。安詳而寧靜的陽光，由鑲着旖旎的邊沿的白雲縫間映照着，有無限一種神靈的縹渺，莊嚴和肅穆。檬果樹下，有數株芭蕉，遮藏了左邊的牆角。

牆根下，有如衛兵一樣，站着一般高矮的梔子，與夜合。當中留開一條這時候半掩半閉的門的進出口。堂門前，有一個十三四的少年，牽着一條水牛，悠閑的在吃着坎邊

芊芊的綠草。

堂背那排巍巍聳翠的竹塢，恰似天然的屏風，橫亘東西，不見其盡。隨風搖擺的竹梢，彷彿在做着夢樣的遊戲。高突在竹塢之上的人字石峰，今天也依舊，有深厚的雲堆，好像要助之，而完成其冥冥的威嚴與神秘一樣，來去徘徊。

她惘然環視周圍的風光，把豬菜綑成兩綑，拿竹桿插好，挑起來向家裏走去。一路上，她惦念着阿龍，心轉轆在阿龍要出來這事情之間。她熱烈地盼望阿龍出來，雖然她也很怕再見阿龍。

她剛踏進紛牆的門，便一眼望見這時走進廻廊去的很熟稔的一個人的背影。霎時她的心很猛的跳起來。幾幾乎把肩上所挑的豬菜滑落地面。她知道那是誰。同時，最末的弟弟很高興的走來時她說：

「姐姐，龍哥又來了呢。」

阿龍聽見聲音，又從廻廊踅轉來。

「英姐！」

兩個人那渴望已久的視線，很快的相遇在一許，兩方面都不覺的怔了一下，同時，雙方都感覺了又似喜慰，又似悲哀的情緒。

「阿龍！」

英妹低細而且哀怨的叫了一聲，有一股酸溜溜，且又很熱的東西，衝上她的咽喉，使她說不出話來。她極力抑制着那東西，不叫它由口裏，眼睛裏衝出來。一邊把肩上的猪菜，放下在庭裏，抽出竹桿，即進她的屋裏去了。

阿龍在庭裏候了一忽，不見英妹出來，他也就跟着走去，但門已被扣着了。他蹲在窗下，只聽見裏邊有低泣聲，無限悽惻。他連叫了兩聲「英姐！」，都不見答應。

良久，英妹開門出來時，阿龍已走開了。傍晚，兩個人在簷下碰見時，雙方都不約而同的互相躲避着，英妹將擦身過去時，從傍瞥見了阿龍那悒鬱，與哀怨的臉色。

這樣子，阿龍第二次到了英妹的家。

但，不論英妹的父親怎樣操心，隔膜終而深深地築起在他們之間了。父親想設法像以前一樣的說，一樣的笑，使彼此復歸前此的平靜與親昵的狀態。可是只要他們短短的處在一許，便會由哪一個人先感到一種不安，而終叫那場面僵冷得無法收拾。多半是阿龍沒說得幾句話，便會不知不覺的怕起他們間的交談，而努力終止，或離開他們在一塊兒之後，阿龍照例便會有很久很久的沈默的。這時候，他不是深深地把自已關在屋裏，

，則是在最富有沉默的條件的地方，懊惱而沮喪地踯躅起來。阿龍已變爲那麼沈鬱寡言的人了。

他的與人接物的態度，已不是如前的坦然，如前的無所拘泥了。他雖然還可以溫柔地英姐長，英姐短的叫，但他的愛的表現，已缺乏了鮮明的角度，與濃郁的綠色香，是那麼躊躇而顛倫，恰像怕會被誰偷去的一樣。並且，有幾樣明顯觸目的症狀，是前此所無的，而也是最使人哀憐不已的。當英妹目接此種光景時，她是如何的傷心且痛惜呵！

反復的沉痾，使得他面色蒼白，眉宇間拉下了頹唐的陰翳。在淒淒風雨之夕，在蟋虎嘎嘎哀鳴的深宵，他的濱渦靜夜而來的咳嗽，是那麼絕望而傷涼。并且，而今，每常在風前，月下，他常孤獨地像個亡魂，不知所以的彳亍起來。他的眼色，是怎樣地在對英妹嘆息呢！

然而使英妹注目且關心的，并不止這些。她最近發見了阿龍常常會有突而其來的無感覺狀態的剎那，在這時候，他像白痴似的口張眼直，神志昏迷，眼色遲鈍。雖然這是發生於一閃的瞬間的事情，這時候，如果有人叫他，或輕輕拍他一下，他便會像由不可知處的遙遠裏，吃了一驚而清醒過來的。

他們——阿龍與英妹——差不多沒有暢叙過一回，雙方都互相閃避着。英妹有時也

想和他約個幽會的處所，但往往都爲自己的那心跳與恐怖而作罷。父親爲要不叫大家回憶那使得彼此不快的事件，雖也特別寬量的容許他們的接近，和不消顧忌的談話，然而奈何，他們之間也已罩着一襲强顏的濃霧了。

他們除開葬自己的愛人在自己心田裏播種下的力量與信仰，和彼此偶爾相投下，帶着無限心事的短短一瞥，用以做唯一的明燈，在沉默裏摸索着愛人的心絃的顫動，與熱血的燃燒以外，他們是給絕却一切相親相愛的機會與手段了。

英妹也知道阿龍愛她，不減以前的熱烈，而且於今，她也清楚許多了，沒有阿龍，她將寧死。父親想以寬量來懷柔，即破壞用人的意志是奈何不得的運命的發展，雖然他現今還不知道他們的一切。人爲的手段，是絲毫抑止不住愛情的奔流的。并且英妹現在才嘗到，不如意的相思是刻骨的，他們將在幾許折磨中，培植他們的愛情了。

然，英妹每每想起他們那不知將如何收束的結果，她便會恐怖，且戰慄起來的。這系知，磨難她，煎迫她。不管她心裏有怎樣如焚的相思，外表上，她往往是使阿龍難堪的那麼冷淡。阿龍常是用疑惑與詰責的眼睛迫英妹，可憐，他已給圍困在迷離莫辨的五里霧裏了。

在這樣氣圍裏，流過了差不多兩星期。

一天下午，英妹爲要做晚餐的菜，想到在河上游，接近河原的菜園摘月角去，因約阿龍先到那裏去等她。

阿龍高興地走了，英妹却以事爽約。

阿龍去後約莫有一刻鐘，英妹挽着小竹筐正打算走時，大弟弟氣冲冲地跑回來了。他報告她說，淺坑尾的秋蕃薯，叫黃阿六伯家的牛吃掉了好些。

「我瞧呢」他大爲不平地說「祇有三條牛在吃猪菜，却那裏也看不見白癩頭阿水（黃阿六伯家飼牛的小孩），我要把牛拉走時，他才哭喪着臉，跑了出來。他在淺坑裏，跟一羣小孩正玩得高興呢。牛我已把牠拉到地保那裏去了！」

英妹暗自感覺着焦灼，一邊，同弟弟到淺坑尾巡視那塊猪菜。猪菜雖然給吃去了些兒，但并不甚大害。她從那裏折道往黃阿六伯家裏去，叫他們警斥白癩頭阿水，下次須要留心。然後又到地保處，告訴他事不甚重，不消他賠，回頭他們來時，讓他們把牛領回去好了！

英妹雖然一心掛記着阿龍在河原，不定如何懊惱，可是辦完這些事，回到家裏去時，已是家家燒火，日沒瞼皺的時候兒了。鷄兒咕咕地在鬧着歸櫥，暮靄又冉冉地罩起大地了。

她一邊着急着自己的失約，一邊又忙亂着不得不下厨房生火做飯。

英妹的飯做得時，阿龍在暮色蒼茫中悄然回來，沮喪地、低首默默。英妹心裏甚是難過，但却做着滿臉的笑容，迎上去。

「你回來啦！」

阿龍好像沒有聽見，一聲不響，một直往他屋裏走去。英妹也跟在後面隨了進去。

「你生氣呀！」英妹說。

他頹然坐了下去，默默不答言。

「對不起，我——晚上我們到那條馬路上說話去！」

英妹記起在家裏說話，到底不方便，一句也沒有和他分辯，便出來。

那晚，英妹胡亂把活計收拾清楚，趁空兒走出去。那條馬路，是北至阿龍的村，南通米鄉村的。離英妹家很近，只要由大門走幾步便到了。但她却怕撞見人，由後門，串過人家，繞個彎，截過田壟走去。

大約是二十七八夜，天上沒有月，只有數粒像被什麼給鎖住了的星屑，在窺視着下界。空間是溟濛的，靠着幽暗的星光，可以辨認出遠遠近近從地面浮起，或如山巒，或島嶼的模糊的黑影塊。

她站在馬路中心，靜候了一會兒，沒有動靜。馬路橫臥在路脚邊，南通北，黃黑色的砂泥骨，在夜色中，薄有光亮。由她所立處起，往兩邊看，差不多在三四丈遠以外，便不清楚了。但她却彷彿瞧見了它在黑夜中，畢直的一條，直至很遠很遠。

周遭顯是寂靜，並無什麼聲響，她恐怕自已粗心，蹲下身，透過黑黯，直往遠處瞧，但樣子不像有人。回轉身來又往另一頭瞧，看見有一條人影站於路傍，好像朝她招手，也彷彿聽見了在招呼她，幽細的。

啊，阿龍呢！她趕快走前去。然而走到跟前，那却不是阿龍，也不是人，是一株齊人高的蓖蔴。招手的，是它臨風招展的枝梢，招呼的，是在風中的沙沙的鳴聲。

她茫然了。呆了一會，便往回找他，低細地叫他的名。

「龍！龍！」

但沒有回答，四面一樣靜謐。沉沉的夜籟，穿過如死的寂靜，在她心裏敲，咚……地。

「龍許沒來！」她在心裏想「回家去吧！」

雖說是南方，冬天也是寒的，冷風在砭着她穿得很薄的衣裳的身子，使得她一陣陣的打起抖來。

阿龍似乎已經睡下了，屋裏已熄燈，靜悄悄地。她先到父親那裏轉了轉，見無甚事，便又出來，正要進她自己的屋裏去時，她頓住足往阿龍屋裏瞧，後來終而猶疑不決的走前去。她先從窗外靜窺裏面的動靜，見屋裏不像有人，她推門進去，劃了根洋火，果然，屋裏是空的。

英妹見阿龍並不在家，頭也不回的又往外走去，差不多可以說是連走帶跑。

夜漸漸靜下來了。她這次却因爲人已很靜，直接的從村道走去。

她到了原去的地方。但四周仍闃然無聞，別說是阿龍的，就連半個鬼影也瞧不見。黯暗，岑寂一如剛才，不，比剛才深了。夜像一池死水，沒有半星波紋。她又連喚了數聲「龍！龍！」，然，除開在那裏迴響過來的數聲清楚的回聲「龍！龍！」以外，什麼也聽不見，此時忽然一陣風過處，送來幾聲沉痛的哀鳴，彷彿只起自她的身邊，嚼，嚼，嚼……，她不禁倒抽了一口氣，一陣心虛，好像瞥見了什麼一個黑影撲了過去。但他仰望前面路左突立着一叢高聳的黑影時，她省悟了那是風掃竹聲。

她瞧着前邊，再度喚

「龍！」

當這雖低細，但却清楚的聲音，如利錐鑽入，而且消散於黑谿裏去時，恰若回答她

似的，聽見從山那畔送來一聲急促而淒厲的短叫，呃……大概是夜鶴。

夜已經是很深的了，她懊喪地回家去。她知道她是再也找不着阿龍，不管他有來沒來。

但，阿龍已比她先回來在屋裏了。到家時，英妹便瞧見阿龍屋裏明恍恍地，窗前映着一條人影，那不消說是阿龍呀！

英妹痴望了忽兒，便進入自己的屋裏，她不想見他。

是夜，阿龍未知何時始睡去，英妹要睡時還見那條人影，靜悄悄地倚在窗前。

翌日。阿龍與大弟弟往地裏，父親瞧他的老朋友去了，小弟弟們上學還沒回來。英妹獨自一個人留在家裏，在她自己屋裏納鞋底。

她一邊做着活，一邊陷入于渺無邊際的沈思裏面。她想起她早故的母親，想起這個家庭，想起年高的父親，幼稚的兒弟，想起她自己的身世，想起她與阿龍那漫無着落的關係，想起阿龍的病，想起有相干與無相干的一切。她嘆息，幽怨，懊惱。新愁舊恨，齊湧上心頭。

這時，忽然有一陣人聲，自外而至。英妹自思惰裏驚醒過來，將抬首探視時，突然

有一條人影掠過窗際，接着，一個人開門進來了。那是早晨跟大弟弟上地裏去的阿龍。

英妹倒嚥了一口涎沫，稍行狠狽。但她鎮靜着，堆起笑容迎他。

「我回來有點事兒！」

他辯解似的，先說明了自己回家來的目的。

「英姐！」他說着，坐下在英妹後邊一條凳上「我知道我做錯了！」

英妹放下針鑽，回過身來。心裏感着歉仄。

「我錯了！」阿龍往下說「我爲什麼非到這裏來不可呢？我要知道來了是這樣子，那我就死在家裏，也决對不會再來的。我第一次來，大家都知道我是調養病，大家喜歡我。那末，第二次我是不應該再來的！妳父親叫我來，那無非是慈悲吧了，再來，就要弄的大家難以爲情的呀！可是，我顧不得這許多，厚着臉皮又出來了。」

他頓了頓，眼睛瞻着英妹。英妹默默。

「英姐！」阿龍又往下說「我離不開妳，我想見妳。我要出來，我顧不得世間人的羞恥。我只要見着妳，妳理我，我就快樂了。可是妳不理我，英姐，我來錯了！不過，這都是我自己喜歡這麼做的，來錯了又能怨誰？別人不理我，不喜歡我，我心裏明白，可是我沒想到妳也會湊在一起不理…………」

英妹知道自己非說話不可了，她抬起頭，開口辯解說。

「那你冤枉我，龍！昨晚我……」

「舅父不答應」他不管英妹，俯首視地，仍往下接，好像非把胸裏歷來的鬱憤，一氣發洩不可「我無甚可說。怨只怨我自己為什麼人家已經表示了不願意還來。現在苦破了肚皮，也是活該。不過我總以為妳是會可憐我的，那知道我來了你連見也不見我！這裏，我又算錯了！」

「你別冤枉我了，龍，我請你。我那裏不理你？」英妹說「事到這樣，我也沒有辦法呀！我們這麼不明不白的糾纏下去，到那時才了呢？」

「妳怕呀？」

「我不怕」英妹有點煩惱「那末，你有什麼好辦法，龍？」

阿龍不能答。

「我想我們不管什麼，反正是一樣！」

英妹寂寞的說。

「什麼一樣？」

阿龍目視英妹反問着。

「父親不讓我們結婚！」

阿龍如被折了翅膀的鳥兒，口張着，頹唐而懊惱，許久許久不能說什麼。英妹見此，不勝憐恤，但也無可如何，心裏苦惱得很。良久，英妹換了溫柔而體貼的口吻說：

「我看你的病好像很好了，夜裏也並不那麼咳嗽了。也許再吃三兩劑就能好！」

但，阿龍好像並沒有聽見這些，惘然的站起來走了。英妹看着他的背影，無限鬱悶，活計也懶得做了，坐着很久不想做什麼。

一刻鐘後，英妹由屋裏出來時，阿龍已不在家裏了。此時大弟弟忽然由門外進來，見着英妹便嘰咕着說：

「姐姐，妳看見阿龍哥沒有？我叫他回家來拿牛繩，我在地裏候他，可是我直等了他這麼大半天，也不見他回去！」

他說着，直往屋裏找牛繩去。

大弟弟走後，不多工夫，英妹也跟在後邊往地裏走去。出了村口，來到往善堂那裏去的那條牛車路時，她遠遠看見離她不多二百步路遠，前邊路下的田塍上，坐着一個人，背向這裏。看來好像阿龍。那裏是這數日才收獲清的甘蔗田，田裏，枯黃蔗滿地面，還有離地皮三四寸高，一株株的甘蔗頭。

英妹來到那裏，瞧瞧，果是阿龍。英妹叫：

「龍！」

沒有回答，好像沒聽見。

「龍」英妹再叫「你在這裏做什麼呀？」

阿龍回過頭來並不說什麼，只露着牙齒，朝英妹傻笑。英妹很納悶，走到跟前去，又重問了一遍。

「龍，你在這裏做什麼呀？」

「你說誰不讓我們結婚？」

阿龍茫然地說。眼睛覷視英妹。但，只一會兒，又好像把那句話忘了，像受驚似的拔起腿來便跑，頭也不回。英妹爲這奇突的事，倒吃了一驚，怔怔的站在那裏。須臾，阿龍已隱沒於一塊還未收穫的甘蔗園去了。

英妹迷迷糊糊，如在夢中。她收回視線時，她在阿龍方才站過的田塍上，發見了一條牛繩。她拾起那條牛繩，再抬頭瞧瞧阿龍，阿龍已如一陣烟，不知往那裏去了，祗見西邊那塊在收穫之前的甘蔗，在風中搖曳而已。

不多數日，天氣交入南國也算最寒的陰曆十二月天了。

在一日，英妹的家又輪着守堂的番次。可是，在昨日就出街辦理點兒瑣事的大弟弟、尚未回來，而父親，不消說是不堪其任的了。結果這事情是由阿龍來代理，而阿龍也甚喜歡這種清靜的工作。

晚飯後，他戴了頂灰呢帽子走了。臨走時，撥轉頭來問英妹：「英姐，妳什麼時候來呢？」。意思是懇求英妹早點兒去。

此村的風俗，凡村裏的婦女，每屆節氣，或初一十五的晚上，便要到那善堂燒香去的。在那樣的晚上，則那條兩傍四時有青青的莊稼的路上，就有許多女人們，熙來攘往，絡繹不絕的來去着。而一般都是衣袂翩翩，悠閑自適。此外，便是輪着值日的時候，其家女人，也跟值守的男人們燒個香去。

英妹很點完家務，約略裝飾一下自己，而且顧念外面的寒冷，裏頭添了件貼身的淺紅絨短衣。九點過了些兒，就打了把竹篾燈籠，先到舖裏買了些兒糕點袖着，走上那條寂寥的夜路。

此宵是月初，娥眉新月，早已落了。這會兒只有繁星，點綴在冷清清的天空上。道兒甚是岑寂，兩傍，是一樣齊膝高的豆田。因為這時候，甘蔗已經收穫殆盡了，沒有高

茲的莊稼物來遮掩視野，所以在幽明似淡紫紗的夜色中，朦朧能瞧見展開到回面去的田野，一直至很遠很遠。由東而小坡下的人家，漏出來螢螢燈火，乍見似海原上的燈台，俯瞰在這些田野上頭。路下，那許是田蛙，間或有一隻兩隻，大概是叫英妹的脚步聲給吓了的，有倉皇的草動聲，隱隱啐啐的響。

周圍很靜，也很涼冷。夜風吹在身上，還厲覺得衣少不耐寒。好在只頃刻工夫，便已到善堂牆外來了。

推門進去，同時，善堂裏那莊嚴，而飄着香烟氣味的空氣，撲着英妹的感官。它像條皮鞭，一下子喚回英妹深沈而近于遲鈍的神經。她本能地抬首環視，是不期而然的在門邊稍停住一忽兒。

黑黝黝的院裏，透着一層暈黃，那是由正殿射來的火光。院裏的空氣，也正如這善堂，被廻環的磚墻，從外而給隔開來了，每個粒子裏，都彷彿帶着無限神秘與肅穆。英妹重新意識到這是神靈之境。

她屏息了一切的思慮，放輕脚步，謙虛地走了進去。

承接正殿與東廂房的轉廊，吊着一盞玻璃煤油燈，那燈光，祇照得廊內外，半明半暗。光圈下，有二條人影，對坐在棹邊，靠壁那一個是堂守阿恭伯，外邊的是阿龍。

「阿恭伯，還沒做經麼？」

英妹停住在棹邊。

「還早着呢！」阿恭伯由嘴上放下他的旱烟袋說「妳來啦，英妹！」

阿恭伯依樣是如落鍋之蝦，滿身紅通通。眼睛朦朧，已有點醉醺醺了。他的口腔，牙齒已將掉光，腮腳子深深地陷落下去。也就是在這裏，他常是堆有笑意的，此笑意擴展到臉全部，乍見，他是那麼滿面和藹。

他那嚼檳榔弄的紫黑的兩片薄嘴唇，銜着旱烟袋，不停地在抽着烟。

阿龍側過半個臉來，怪樣地笑着。同樣是緋紅的臉，幷且，使英妹吃了一驚的是，他的白眼球上，稍微牽上絲絲紅筋，眼睛閃閃地直發亮。

阿龍虛心窺察着英妹的臉色，似乎有點不安。分明他是跟阿恭伯飲了酒來的，而且不少的酒。

英妹不作一聲，沈下臉，提着那個包兒，轉身徑往西廂房那方去了。正殿裏，香烟縈繞，和着氤氳在香爐裏的檀香，馥郁如咽。他們已經上過一次香了。在幽暗的兩盞神燈光中，英妹瞥見了三山國王那被香烟薰黑了的神像。

穿過正殿，那邊便是西廂房。守堂的值宿室裏，陰沈沈的，有一股像久無人住的廢

房，生了黴的腐敗氣息，使入噁心欲嘔。壁龕上，放着一盞黃豆大的燈，照得在其下面的屋裏小半間一片暈黃。

那晚，英妹見阿龍怯囚囚的眼色，不知打那兒來的，心裏有點不安，怕與阿龍接近。

時鐘敲過十一點時，英妹再盥手拳一次香，阿恭伯也開始要做他的經卷了。英妹再進入臥房時，在她後面，聽見有腳步聲跟着進來，她直覺的知道那是阿龍。她打開她買來的點心，阿龍在阿恭伯那裏要來一壺茶，於是兩個人便在那裏吃了起來。阿龍坐在僅有的一條凳上，英妹則坐在竹榻床上。

這時，阿恭伯的悠揚，而幽靜的經聲，也伴着清韻的鐘聲而起了。他們不言不語，默默吃着，誰也不先開口說話。但阿龍祇吃了一點，便不吃了，英妹也同時放了手。阿龍霍然站起，沉痛地說：

「我受不了，英姐，我受不了！……」

落在地面上的他的黑影，是那樣絕望而悵惘。半晌，他又頹然的回到凳上去。英妹側目偷窺他，只見他坐在凳子上，靜悄悄的瞻着如深淵漆黑的窗外的夜。

沉默。英妹恰若失掉自由似的，要走不好，坐着又覺侷促，但結果，他像給一條無

形的東西拴在那裏，不能離開床側一步。她在心裏，嚐盡了種種複雜的情緒，她不知道那些情緒得叫什麼。漫漫的，她也被阿龍，和深宵響着鐘聲與經聲的寂寞的空氣所感染，也黯然的沈溺於悲哀惆悵裏面去了。

這時，阿龍又從凳上站起，漫徐徐的朝英妹的床邊走來。他的氣息，如暴馬荒粗而急促，帶着濃辣的白酒味兒。

「英姐！」

他也坐在另一端的床沿，捉住英妹的左手。

「英姐！」他悲懷地說，已失掉了剛才的憤恨「我實在受不了，我現在，只希望我能夠早一日死。這樣子活着是受罪，不如死了乾淨！」

英妹一陣傷心，不覺撲簌簌地掉着同情之淚。同時，心也軟和了。滴滴的眼淚，流開了這數日來，用冥頑，自棄，絕望，反抗，警戒，固恃，孤獨所包裹的心懷。被禁錮許久的奔放的熱情，而今又死灰復燃地燃了起來。她又回復到很久以前的那真摯，純情的心境，恢復了對阿龍的懷慕，眷戀，憐愛。她打開胸懷，準備接受阿龍的愛的溫存，或任何要求。

她的眼睛，發散着熱烈的光焰，口微微張着，呼吸感到有點急促，絲毫無懼地把

自己的身子，投在阿龍跟前，她抑遏不住一陣一陣由心裏波湧上來的癢刺刺的感覺。

她看見阿龍把頭沉的低低，許久許久，不知道在想些什麼。繼而阿龍猛的一翻身，把她抱住了。她喲地一聲，乍覺得眼前一陣黑，她暈眩過去。她的意識朦朧，她已不知道什麼了。她祇覺得有誰把她抱到床上去；覺得她軟綿綿的給仰臥在床上；覺得有一股一股燙熱的東西，在她臉頰間，吸進又呼出，濃厚的酒氣，衝着她的鼻孔；覺得有一隻手，伸進她的腰間，有東西從她的腰際鬆褪，一直褪至兩股…………。這時，從遠遠裏，又再次響起了鐘聲與經聲，阿恭伯又做第二次的經卷了。這鐘聲與經聲，喚醒了英妹。英妹像受駭似的，陡的由阿龍的懷抱中，霍然躍起。一手抓起已給卸至膝蓋上的褲，糊亂束起來。一邊，如在惡夢中一樣，跳下竹榻床，衝出值宿室，截過經聲朗朗的庭院，奔出善堂的門，也顧不及外面的黑暗，一直向村裏跑去。

她意識不到黑暗，及路上的一切，如挨了打的狗，一氣奔馳至家，不稍一停。她不知道自己由那裏來的氣力，胆量，不知道怎麼樣跑回來的，會一絲不錯的好好地跑至家裏。她氣喘噓噓地安坐在凳上，竭力鎮靜如颶風廻漩的腦筋。她漫漫地回憶自己懸崖勒馬於一刻鐘前的事情，重新又心跳起來，面如火燒，兩邊耳門骨的血管，猶突自狂蹦不已。頭爲充血，澎漲的她意識茫然。她記起燈籠還放在善堂，她很後悔，但她不想再回

去。幸喜鞋還好好兒的穿在足上，她看着鞋，有點懊喪，她不知道怎麼不會也把鞋遺留在那裏，或丟在路上。

終宵，昂奮壓倒了她，使她不能安睡。她躺在床上，力求躲開一切思想，然而自己給剝得赤條條一絲不掛，仰臥在床上的場面，時時浮起於空際，使她又感着了帶點辣刺刺的陶醉的羞恥。奇怪的是這場面，常會沒有阿龍的姿影參加在裏頭。

躺了不知有多少時候，在半醒睡間，她彷彿聽見了一陣犬吠，接着，庭裏彷彿有什麼東西在走動。但只一忽，又寂然了。犬吠也停了。很久很久，她漠然記起剛才在自己窗外，似乎有什麼聲響。現在仔細想起來，覺得那似乎是人。英妹由床上爬起來，但，想起深更半夜有人站在她的窗外，又不覺的恐怖起來。她不安地先由窗縫探視外面，覺得沒有什麼動靜，才小心翼翼地啓開門瞧。外面，夜沈沈地，並無什麼聲響。祗在幽暗中，看見自己家裏的那隻白花狗，立在院心裏，目視粉墻的門，一邊，在看見了熟人時才那樣的，牠在搖着尾巴。

第二日傍晚，阿龍失踪的消息，很快的傳遍了竹頭村。於今，已是第四天了，無一個人能知道阿龍的去向。

最先發覺阿龍失踪的，是堂守阿恭伯。阿恭伯淸早起來，見堂門廠開，便到守堂的値宿室去。値宿室的門，同樣開着，但屋裏却空蕩蕩地並無一個人。一切原有的東西，還是不改舊樣，好好地放在原處。祇在牀脚下，多了一個煙罐，桌上與床上，多了幾個吃剩的蒜頭。阿恭伯以爲阿龍有事回去，待一會兒還會再來的，所以也就那麽放過了。但候到中午，還不見阿龍回堂。午過，英妹的大弟弟找上堂裏來時，他不覺的吃了一驚，才開始覺得這事情有點蹊蹺。

和阿恭伯發覺阿龍不在堂裏的同一個時候，一變不祥的妖雲，低低的瀰漫了英妹的家裏。但知道這個的，祇有英妹一人而已。

時候還很早。當英妹正懶洋洋地在窗前梳妝時，幼弟在外面大驚小怪地叫着她。

「姐姐！姐姐！妳的鞋掉在這兒呢！」

英妹心裏頗不耐煩，但却走了出來。果然，在粉墻的門檻下有一雙鞋，那正是她自己的。這時，有一抹不快的思想，掠過她的腦際，她很快的把它揀起來，佯罵白花狗作戯，老愛把人家的鞋，這裏那裏的啣出來玩。她駡了白花狗幾句，又對幼弟解釋似地說

「這是我的鞋，是白花狗啣出來玩兒的！」

她說着回到屋裏，趕緊由床下取出昨晩她穿回來的那雙鞋。她看着那鞋，不禁訝然

了。原來她昨晚穿回來的鞋，一隻是自己的，另一隻却是男人鞋，是阿龍的。她昨晚竟沒看出來。

她納悶地坐在凳子上，呆呆地望着那隻鞋出神。阿龍的，分明是她自己昨夜慌皇着錯穿它回來的。那末，早晨掉在門檻邊的自己那隻鞋呢？由濡濕的露水，可以推知這隻鞋掉在那裏時，夜還很早，決非近曉以前。她瞧着那隻鞋，凜然憶起在昨夜深更站在她窗前的人兒，和立於院心，搖尾目視粉墻的門的白花狗。可是，令她不解的是，爲什麼只有一隻呢？她想到這裏，不禁稍微顫抖起來。她覺得這是不吉之兆。

她把阿龍的那隻鞋，藏在角落裏，出來到屋前屋後，尋找了一遍。但不論如何，她再也找不出第二隻來。

早飯，阿龍沒回來吃，父親與幼弟惦念他，說要叫他去。但大弟弟不在家，家裏沒有能去的人。而且，也以爲阿龍是上哪個朋友家去了，或者竟是堂裏阿霖伯留他吃飯也未可知。但，未幾，也就把這事情忘過不提了。

英妹不說什麼，祗在心裏感着苦悶，煩惱。

午飯，阿龍仍不見回來，幼弟上學去了，父親更惦念他，非瞧瞧他去不可了。如果他病倒在堂裏呢………？正巧這時候，大弟弟由外回來了。於是父親便派大弟弟到堂裏

去。

聽見由堂裏回來的大弟弟說：堂裏也在找阿龍時，大家都着慌起來了。父親叫大弟弟到村裏凡和阿龍交遊的朋友，或和阿龍常來往的熟人家，甚至連一知半悉的人家都問去，但所得的回答皆是一樣，並未看見！

後來，由可怕的想像，大家分頭遍找河原，與古井，但那裏有阿龍的踪影呢！一點鐘後，九曲林阿龍家裏的父母，也與往他們那裏捎信去的大弟弟一塊兒趕出來了。

太陽斜至離落山只有一竿竹篙高的時候，有人往英妹家裏送來一隻鞋，據說是在善堂那條路上，一叢草陰下拾得的。大家認得那是阿龍的布鞋。由這隻鞋，大家又想到或許能從鞋得點形蹟，於是，大家主張再到那條路上，及各處尋找另一隻。但，第二隻鞋却如流烟一樣，已由人寰消逝了。

在人們翻騰喧沸之間，唯獨英妹緘口默默，終日不發一言，力避人們的注視，在一隅，悲戚戚地聽着人們嘆息。

傍晚，阿龍失踪的消息，如波紋，擴展到竹頭村各個隅角。並且，更由路上的一隻鞋，和堂裏阿恭伯傳揚出來的燈籠，與吃剩的糕點等事，一些好事家追風捕影的編造出

許多謠言。甚至有人特意跑到英妹的家裏來，窺察英妹的眼色。但英妹的態度，却不能滿足他們的好奇，他們絲毫不得要領，只好搖搖腦袋回去。

日子在對阿龍懷抱無限關心的人們間的焦灼，不安，悲嘆，嗟怨中，靜悄悄地流了過去。而今，已經過了三天了，即由失踪後第四日，但，阿龍仍無下落。不論遠和近，祇要和阿龍的家，有些兒瓜葛的親戚，或知友處都問遍了，但，俱無人能知道阿龍的去向。

第五日，阿龍被牛埔的親戚家發現了，照實點說，則可以說是阿龍自己出現於那親戚家。那是晌午之前。但，這時的阿龍已絕非五日前的他了，因爲他已完全發了狂。於今，已由那親戚——阿龍的姑父——父子二人，護送回九曲林的家裏去了。

由九曲林回來的那親戚，到英妹家裏——因爲他們務必經過竹頭村——坐了很大的工夫才走。據說，那日阿龍出現在他們的門口時，他一點也看不出那是阿龍。所穿的衣服，已這裏那裏，撕破的沒有完處。渾身則泥滾滾地，蓬頭垢面，沒有人樣。後面則鬧讓讓的，跟着一大群孩子。看見人，則或懷着仇恨似的，露着牙齒，和人敵視一回。不然，則或向人傻笑一陣。

他說他認得那是阿龍時所受的驚，實非小可。他簡直給釘住在那裏了。他連忙向他

招呼，但阿龍則所答非所問。後來他看樣子委實不像，所以他也並不和他問話，即把他往家裏拉。雖阿龍一點兒主意也沒有，人拉着，他就走，給他飯，他就吃。他吃飯也不用筷子，只拿手抓，給他的筷子，他把它折爲兩節。並且他以爲他幾天不吃，這會兒一定很餓的了，但他只吃一盌多一點兒，把第二盌吃剩的飯，抓起來往地上撒。飯吃完了，盌却不給人家，拿着盌往棹上敲。而他，則側耳聽着盌聲哈哈大笑，到盌敲碎了完事。

他又說最可樂的，是他護送阿龍回來的路上，阿龍不絕的問他，到底是誰不讓他們結婚（他說到這裏，猶自覺好笑）看見女人，便自個兒跪下去，叩頭謝罪，說，他下回再也不敢了，饒饒他這回的過失，不然他要死給她看。吓得好幾個女人，面如土色，幾乎要哭出來。

大家靜靜聽着那親戚講述阿龍的事情，聽完後，大家都吐出深深的嘆息。

是晚，人定後，英妹不知道是由那裏來的那麼許多的眼淚，沿着雙腮，滾滾流下。她哭得甚是傷心而悽慘。她由角落裏取出那夜自已錯穿回來的阿龍的那隻鞋，珍惜地把它收藏在放着她的最珍愛，最秘密的東西的那隻桐油箱子裏頭。

阿龍自發狂後，被他家裏人禁錮在幽室裏，禁而又放，放而又禁者數回，於今已有

數月之久了。人們也漸漸的把阿龍的事淡忘下去，並且也漸漸的習慣於阿龍在發狂後的動作，如展開了波紋而又收回了波紋的河水。

阿龍發狂後，最顯著的症狀，便是，對女人的叩頭求饒，和對老人的敵視。他看見女人，便會跪下雙膝，委婉而哀憐地向她謝過，懇求她赦免他的莽撞，至於痛哭流淚。看見了老人，則又一變其溫柔的態度，摩拳擦掌，惡狠狠地表露他的仇恨。口口聲聲，追問「是誰不讓他們結婚？是不是你？你還什麼不讓？」

最近，以他母親發於母愛的不忍和疼憐的不斷的哀懇，聽說阿龍又被釋放出來了。而且，又挾帶的傳來阿龍覷空在夜間偷得一把鐮刀，不知為什麼把自已左手的食指斷掉了的消息。

英妹的家很少有人提過阿龍的事情，偶爾小弟弟會惦念起他，但常常不是為無人附和而感到沒趣，自告終止，則是英妹或父親來禁止他說。

英妹在這近近數月之間，已老了許多，而且變成恬靜寡言的人了。她靜默的躲在家裏，很少見人，她的最大關心，且為唯一的安慰的事，是靜悄悄地由這個或那個人嘴裏聽來阿龍的消息。唯有她對阿龍的起居動靜，那麼關懷，且百聽不厭，好在阿龍的消息，不論由哪一個人，都很容易聽到的。

在竹頭村的村民，對阿龍議論鼎沸時，守着緘默，忘懷時，抱着關心的，除英妹以外，還有父親。然而他並不說什麼。他那宣傳式的道歉，而今又帶上了沉痛的嘆息。

「可憐我這孩子，自她母親去世以後……可憐我這孩子……」

隨後，他的老友們，便會附和着稱讚起英妹來：

「英妹，孝順呀，孝順的姑娘呀！」

英妹對此，已不復如前感着喜或恨了，她已感不到這句話的意義，這句話於她，已不復有什麼痛癢。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註釋

註一、猪菜：即白薯藤蔓，因農家專以此飼猪，故有此名。

註二、閩古：枳姑，烏殼，皆稻種名。

註三、躅田：乃客家民族獨特的除草法。

註四、大冬田：南方種稻分二期——春種與秋種，稱春種爲小冬，秋種爲大冬。

註五、三山國王：傳說甚多，有謂係廣東潮州府揭陽縣阿婆墟（今之饒平縣）獨山，明山，巾山三山神。

註六、林投：又名王覇頭，即露兜樹，蛸木。

註七、廻廊：轉廊，南方鄉下，多以此爲客廳。

註八、八月角：即豇豆。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付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長篇小說

夾竹桃

著作者　江流
發行者　馬勇信
出版者　馬德增書店
總發行所　馬德增書店
北京王府井大街四六號
電話東局(五)四八三四